朔方備乘

聖訓
聖藻

朔方備乘都二十四冊

ル 5
103
1

一

呂
103
1

東京學校
賜名

朔方備乘

明治廿四年二月九日 錢海 長廣明照

學有根柢

咸豐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軍機大臣奉
硃筆本日召見兵部尚書陳孚恩保奏刑部主事何秋濤翰林院編脩郭嵩燾據該尚書面稱該員等通達時務曉暢

戎機足備謀士之選郭嵩燾
著於十二月初二日豫備召
見何秋濤現在丁憂著將所
纂書籍先行呈覽欽此
十二月初二日軍機大
臣面奉

籍繕寫清本將次蔵事該員
現已服闋著於校對完竣後
即將全書齎送軍機處由軍
機大臣代為呈遞不必俟汝
還京欽此

咸豐十年正月二十日

內閣奉
上諭刑部候補主事何秋濤著
於本月二十二日豫備召見
欽此

二十二日軍機大臣奉
硃筆命何秋濤賦詩二章賦得

讀書破萬卷得書字五言八
韻賦得下筆如有神得神字
五言八韻二十四日呈進欽
此

二十四日内閣奉
上諭刑部主事何秋濤呈進所
纂書籍八十卷著賜名朔方
備乘此書於制度沿革山川
形勢考據詳明具見學有根
柢何秋濤著加恩俟補缺後
以員外郎即行升補竝著在
懋勤殿行走毋庸常川入直

欽此

朔方備乘敘

賜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 文華殿大學士直隸總督北洋 欽差大臣一等肅毅伯前翰林院編修李鴻章撰

古之儒者博學而不窮故多聞多志必繼之以精知然後略而行之未有不通天下之志而能成天下之務者也吾觀周官所記有職方掌天下之圖凡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人民穀畜之數要無不周知其利害矣又有土方懷方合方訓方形方及山師川師邊師匡人撢人察宇內之土地形勢與夫山川林澤之險易且

支那所錢肖物

約其灋制著之周禮勒爲成書使學者童而習之長而有以通知天下之故以備國家緩急之用後之學者囿一隅之見忘深遠之慮舉四裔之事概置之存而不論之條不亦隘乎且夫三代之時王畿不過千里征伐不出五服猶可執不勤遠略之說也而聖人已憂之必爲之圖設之官著之於書使周知而預爲之防如此其至況封建旣廢關市已通輪舶火車瞬息萬里異域遐方邇若咫尺顧乃局守堂室視聽曾不及

乎藩籬是豈可久之計哉傳有之曰知己知彼大學之言治平知己之學也周官之言周知知己而兼知彼之學也自來談域外者外國之書務爲夸誕傅會實多遊歷所紀半屬傳聞淆譌疊出又或展轉口譯名稱互歧競尙瑣聞無關體要以云徵信蓋亦難之不知史傳所存官私書所紀參考互挍可得而詳自非彊識洽聞精心遠見之儒罕能究其源流證其得失竊見故員外郎銜刑部主事何秋濤究心時務博極羣

書以爲俄羅斯東環中土西接泰西諸邦自我
聖祖仁皇帝整旅北徼聲威定界著錄之家雖事纂輯
未有專書秋濤始爲彙編繼加詳訂本
欽定之書及正史爲據旁采圖理琛陳倫炯方式濟張
鵬翮趙翼松筠以及近人俞正燮張穆魏源姚
瑩之徒與外國人艾儒略南懷仁雅裨理之所
論述並上海廣州洋人所刊諸書訂其舛譌去
其荒繆上溯
聖武之昭垂下及寓集之要害爲考爲傳爲紀事爲辨
正自漢晉隋唐迄於明季又自
國朝康熙乾隆迄於道光代爲之圖各爲之說凡
八十卷
文宗顯皇帝垂覽其書賜名朔方備乘進
呈之後書旋散亡吏部侍郎黃宗漢因取副本擬更
繕進復燬於火秋濤之子芳稧奉其殘稿來謁
篇帙不完塗乙幾徧鴻章爰屬編修黃彭年與
畿輔志局諸人爲之補綴排類復還舊觀圖說
刊成全書次第亦付剞劂竊謂是書所紀雖止

北徼一隅然學者由是而推之則章亥所不能
步查客所未及周無不可按籍而稽更僕而數
是戴記所謂考道以為無失可以精知略而行
之者也

凡例三十則

一我
皇清
聖
聖相承聲教遠訖北徼俄羅斯國謹
神武以定界慕
聖文而來賓實為千古未有之盛謹稽
欽定西域圖志及松筠奏進之新疆識略皆詳記外藩
之事而列

聖訓

聖藻於卷首誠以載籍浩繁必折衷於
聖言也茲　臣　秋濤纂輯是書謹依前例恭考
列聖訓旨及
聖製詩文之論及北徼者敬謹彙錄卷首
聖謨洋洋永垂典則遐陬僻壤並沐光華洵自古地記之書所罕覯也

一是書備用之處有八一曰宣
聖德以服遠人二曰述武功以著韜略三曰明曲直以示威信四曰志險要以昭邊禁五曰列中國鎮戍以固封圍六曰詳遐荒地理以備出奇七曰徵前事以具法戒八曰集夷務以燭情僞

一是書取材之處有四一曰本
欽定之書以正傳譌二曰據歷代正史以證古蹟三曰
匯中外輿圖以訂山川四曰蒐稗官外紀以資考覈

一是書卷首恭錄
聖訓二卷次恭錄卷首恭錄

聖藻一卷次恭錄
欽定諸書八卷以上共十二卷
奎藻
天章炳曜萬古列爲卷首昭典制也次復分門別類詳
細編纂凡
聖武述略六卷考二十四卷傳六卷紀事始末二卷記
二卷考訂諸書十五卷辨正諸書五卷表七卷
圖說一卷以上共六十八卷旁搜博采務求詳
備兼方志外紀之體攬地利戎機之要庶言北
徼掌故者有所徵信云

一　皇朝武功迴超前代凡今日北方之鎭戍咸當年
睿略所經營如東海諸部今屬吉林省索倫諸部今屬
黑龍江省喀部今爲漠北雄藩準部今爲新疆
全境以及烏梁海之附於游牧哈薩克之關係
邊防皆接壤俄國之要地也謹纂
聖武述略六卷爲簡冊光
一　北徼星度古者言天家所未詳史傳載各國

相距里數亦多未能覈實惟定北極高度及距
京師偏東西度斯爲準確是書編纂皆本
欽定各地圖高下遠邇次第詳載

一我
朝邊境接壤俄羅斯幾及萬里康熙年間設界碑於
額爾古納河格爾必齊河諸地此北徼界碑之
始
欽命大臣至尼布楚會議定約七條此北徼條例之始
雍正年間設喀倫於呼倫貝爾及楚庫河諸地

此北徼喀倫之始皆宜詳考以備掌故

一自古言形勢者於朔漠多未詳備蓋疆域狹
故紀載略也欽惟我
朝
天弧遠震版章式廓北方鎮戍東起庫葉島西至伊犁
皆入版圖表裏山河控扼邊塞允宜臚列形勝
以昭中國邊備至俄羅斯國情形古今不同亦
附論焉

一我

朝設俄羅斯館以待朝貢互市之人立俄羅斯學以
訓慕義觀光之士自唐虞以來幽都之地未有
霑被聲教若
聖世之盛者謹分門紀載用備覽觀至禮節文字異
於中邦亦附載焉
一雅克薩城本屬索倫我
朝崇德年間始征克之至康熙年間爲羅刹所踞復
經
大兵撻伐恢復紀載家以爲羅刹於崇德年間已據
地築城非也茲詳考前後用兵之事以訂譌謬
一尼布楚城本中國屬地康熙二十八年定界
時割隸俄羅斯諸書多未詳其原委至尼布潮
泥撲處諸名皆尼布楚之譯異或分爲兩地尤
滋疑惑是書詳悉考證務期得實
一俄羅斯疆域分隸三州今述波羅的等部爲
一卷皆歐羅巴州屬也錫伯利等部爲一卷皆
亞細亞州屬也亞美里加州屬地在地球背面
別爲一卷以清章部

一俄羅斯地有和屯圖喇等名皆中國所謂城垣也有拜商柏興噶珊等名皆中國所謂邑居也是書考據圖籍詳述方隅分爲城垣邑居二考庶便檢閱

一險阻之地莫如山嶺東三省所謂窩集卽深山老林也地隸中國而接壤俄羅斯茲臚列之爲民維窩集考一卷庫葉附近諸島與俄國隔海相望茲亦別爲一卷至山之脈絡發源崑崙直抵北海爰別之爲北徼山脈考自爲一卷

一自古言水道者未能詳漠北諸川之源委是書稽考圖籍訂正譌闕如黑龍江一水乃發源中國流出喀倫經俄國境復入中國歸於東海者別爲艮維諸水考一卷色楞格河額爾齊斯河乃發源中國流入俄國境歸於北海者述其源流分爲二卷其俄國境內各水別爲北徼水道考亦自爲一卷庶足補水經之闕略云

一俄國崇希臘教亦天主教之別派而國中奉別教者概不楚止茲詳考羣籍以徵北徼教門

之緣起云

一歷代史家皆志異域物產區其品彙傳其珍異至於衣服異宜器械異制亦不可略爰述北徼方物考以廣見聞

一俄羅斯本烏孫之音轉地域雖異部族則同昔人未能詳考茲博引旁證爲烏孫部族考一卷用資挈覈

一俄羅斯地域在漢爲康居奄蔡堅昆丁零諸國而服屬於匈奴嗣後代有沿革非以諸史合纂參稽未易明也是書詳考正史補以羣書爲北徼諸國傳三卷

一俄羅斯全境在元代悉列藩封嗣後海都諸王尾大不掉元史無專傳以記事遂令讀史者無所考證諸家或以爲錫伯利部元時未入版圖誤之甚矣茲纂元代北徼諸王傳一卷用補元史之闕

一歷代用兵北徼以漢之甘延壽陳湯唐之李勣蘇定方爲最著嗣後元太祖起於朔漠北向

用兵乘勝席捲洵千古之雄傑也茲纂歷代將
帥爲傳一卷考其地利戎機亦前事不忘之一
助云
一康熙年間征討羅刹維時統兵將帥各著偉
績謹詳考事實爲傳一卷庶可與
平定羅刹方略諸書互相印證
一俄羅斯互市之事諸書所載每多岐異而三
次閉關原委官書均未詳記無怪稗官之譌誤
也謹述其始末雜而不越總以紀實爲歸

一土爾扈特自明季西徙居於裏海之北在俄
羅斯所屬之阿斯達拉罕境內嗣是康熙間假
道俄國入貢我
朝使臣圖理琛等亦假道俄國成禮而還至乾隆間
土爾扈特汗烏巴錫遂率全部來歸今新疆游
牧之土爾扈特部落是也紀其始末而俄國諸
事亦因以附見云
一道光二十五年俄羅斯國進呈書籍三百餘
種乃從古未覯之盛事也謹備錄書目作記一

卷至俄國之瑣事軼聞彙而書之是爲叢記

一諸家紀載有涉俄羅斯事者茲並錄其原文加以考訂自職方外紀至康輶紀行凡十五卷所記事迹多有彼此互見皆兩存之所以示傳信也

一荒遐之域文獻無徵前人紀述每多謬誤茲亦錄原文而辨正之自西域聞見錄至瀛環志略凡四卷此外諸書偶記俄羅斯事一二條亦有舛誤之處皆備錄而糾正焉別爲一卷目爲

羣書正誤大要以實事求是爲主庶免傳訛之患

一表以記事仿自史記是書纂表凡六一曰北徼事蹟表編次年月用備參稽一曰北徼沿革表訂考古今足知損益一曰北徼地名異同表所以志異名而免淆混一曰俄羅斯境內分部表所以考疆域而辨形勢一曰北徼世次表一曰北徼頭目表皆詳記古今之事資檢閱焉惟事蹟表篇帙較繁分爲上下二卷庶幾按籍而

考朗若列眉

一左圖右史相須爲用他書繪圖多出畫史之手往往與全書所載不相符合是編詳載輿圖並綴論說庶使疆域山川遠近形勢如指諸掌凡爲圖二十有五均係薈萃中西圖籍詳細鉤稽手自摹畫按之全書若合符節

一是書考證皆以欽定之書及正史爲據其他收入四庫之書如艾儒略南懷仁圖理琛陳倫炯方式濟所著及

國朝諸人纂集如張鵬翮錢良擇楊賓七十一趙翼松筠俞正燮西清等簡册流傳世所共見咸加采摭勿使有遺至若近人偶有論述如張穆魏源姚瑩王壽同周成雅裨理慕維廉瑪吉士等或繙譯夷書或偶抒所見擇其尤雅者登載茲編備錄姓名於此所以示不敢掠美也他若上海廣州各夷館刊刻夷書甚多茲僅即所見者采之其中有荒誕之論爲薦紳儒流所難言者則不具錄云

朔方備乘總目

凡例目錄一卷

卷首共十二卷

本書共六十八卷

計全書八十卷連例目共八十一卷

朔方備乘目錄

卷首一
聖訓一
卷首二
聖訓二
卷首三
聖訓三
卷首四

員外郎銜刑部候補主事臣何秋濤纂輯

聖藻
卷首五
欽定書一
平定羅刹方略一
卷首六
欽定書二
平定羅刹方略二
卷首七
欽定書三
平定羅刹方略三
卷首八
欽定書四
平定羅刹方略四
卷首九
欽定書五
欽定大清一統志
卷首十
欽定書六

欽定皇朝通典
卷首十一
欽定書七
欽定皇朝文獻通考
卷首十二
欽定書八
欽定大清會典
卷一
聖武述略一
東海諸部內屬述略
卷二
聖武述略二
索倫諸部內屬述略
卷三
聖武述略三
喀爾喀內屬述略
卷四
聖武述略四

準噶爾蕩平述略
卷五
聖武述略五
烏梁海內屬述略
卷六
聖武述略六
哈薩克內屬述略
卷七
考一
北徼星度考
卷八
考二
北徼界碑考
卷九
考三
北徼條例考
卷十
考四

北徼喀倫考
卷十一
考五
北徼形勢考
卷十二
考六
俄羅斯館考
卷十三
考七

俄羅斯學考
卷十四
考八
雅克薩城考
卷十五
考九
尼布楚城考
卷十六
考十

波羅的等路疆域考
卷十七
考十一
錫伯利等路疆域考
卷十八
考十二
俄羅斯亞美里加屬地考
卷十九
考十三

北徼城垣考
卷二十
考十四
北徼邑居考
卷二十一
考十五
艮維窩集考
卷二十二
考十六

庫葉附近諸島考 十三
卷二十七 十七
北徼山脈考 十四
卷二十八 十八
考十 艮維諸水考 十五
卷二十九 十九

色楞格河源流考 十六
卷二十六 十
考二十 額爾齊斯河源流考 十七
卷二十七 十一
考二十一 北徼水道考 十八
卷二十八 十二
考二十二

北徽教門考
卷二十九
考二十三
北徽方物考
卷三十
考二十四
烏孫部族考
卷三十一
傳一
漢魏北徽諸國傳
卷三十二
傳二
周齊隋唐北徽諸國傳
卷三十三
傳三
遼金元北徽諸國傳
卷三十四
傳四

元代北徼諸王傳
卷三十五
傳五
歷代北徼用兵將帥傳
卷三十六
傳六
國朝北徼用兵將帥傳
卷三十七
紀事始末一
俄羅斯互市始末
卷三十八
紀事始末二
土爾扈特歸附始末
卷三十九
記一
俄羅斯進呈書籍記
卷四十
記二

俄羅斯叢記
卷四十一
考訂諸書一
考訂職方外紀
卷四十二
考訂諸書二
考訂使俄羅斯行程錄
卷四十三
考訂諸書三
考訂異域錄上
卷四十四
考訂諸書四
考訂異域錄下
卷四十五
考訂諸書五
考訂龍沙紀略
卷四十六
考訂諸書六

考訂綏服紀略
卷四十七
考訂諸書七
考訂俄羅斯佐領考
卷四十八
考訂諸書八
考訂俄羅斯事輯
卷四十九
考訂諸書九

考訂俄羅斯事補輯
卷五十
考訂諸書十
考訂月齋籤記
卷五十一
考訂諸書十一
考訂俄羅斯國總記
卷五十二
考訂諸書十二

考訂俄羅斯盟聘記
卷五十三
考訂諸書十三
考訂海國圖志
卷五十四
考訂諸書十四
考訂元代北方疆域考
卷五十五
考訂諸書十五

考訂康輶紀行
卷五十六
辨正諸書一
辨正西域聞見錄
卷五十七
辨正諸書二
辨正簷曝雜記
卷五十八
辨正諸書三

辨正癸巳存稿
卷五十九
辨正諸書四
辨正灪環志略
卷六十
辨正諸書五
羣書正誤
卷六十一
表一

北徼事蹟表上
卷六十二
表二
北徼事蹟表下
卷六十三
表三
北徼沿革表
卷六十四
表四

北徼地名異同表
卷六十五
表五
俄羅斯境內分部表
卷六十六
表六
北徼世次表
卷六十七
表七

北徼頭目表
卷六十八
圖說

朔方備乘目錄

知縣吳壽坤校

東京帝國大學圖書

朔方備乘卷首一

聖訓一

太宗文皇帝天聰八年甲戌十二月壬辰

上命管步軍副都統巴奇蘭參領薩穆什喀率領官兵往征黑龍江地方

諭曰爾等此行道路遙遠務奮力直前慎毋憚勞而稍怠也俘獲之人須用善言撫慰飲食甘苦一體共之則人無疑畏歸附必衆且此地人民語音與我國同攜之而來皆可以爲我用攻略時宜語之曰爾之先

世本皆我一國之人載籍甚明爾等向未之知是以
甘於自外我皇上久欲遣人詳爲開示特時有未暇
耳今日之來蓋爲爾等計也如此諭之彼有不翻然
來歸者乎爾等其勉體朕意大丈夫凡受委任當圖
報稱語云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誠哉是言若此
時不力圖建樹異日雖悔何益耶

臣秋濤謹案天命年間征薩哈連部卽黑龍江所屬地然未服其全部也自是年始征其全境是爲黑龍江隸我

朝版圖之始亦爲我

朝北徼與俄羅斯接境之始其後至康熙二十八年喀爾喀四部歸順則庫倫地界始與俄羅斯額爾口城境接乾隆二十年以後平準部及烏梁海則科布多唐努山等處始與俄羅斯西伯利部境接然則北徼之設邊防實惟黑龍江爲最先矣自是年

命將出師之後黑龍江遠近部落相率來歸皆號新滿洲厥後俄羅斯始來據雅克薩地築城以居侵掠赫哲費雅喀諸部皆順治二年以後之事是則黑龍江先屬於我

朝而俄羅斯之述或以爲黑龍江至康熙二十二年始入版圖失考訂矣敬識於此以見

聖武遠揚
天聲震疊迥非漢唐英
辟所能及也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二年俄羅斯國察罕汗始遣使來
朝貢方物
上嘉其誠款降
勅及
恩賜令來使齎回國
勅曰爾國遠處西北從未一達中華今爾誠心向化遣
使進貢方物朕甚嘉之特頒恩賚即俾爾使臣齎回
昭朕柔遠至意爾其欽承永效忠順以副恩寵
順治十七年先是十四年俄羅斯國察罕汗遣

使來途經三載以是年五月始至表稱俄羅斯
一千一百六十五年語多矜夸廷臣咸謂其不
奉正朔禮宜逐之奏入得
旨察罕汗雖恃為酋長表文不合禮制然外邦從化宜
加涵容以示懷柔俄羅斯遠處邊陲未霑教化乃能
遣使奉表而至亦見慕義之忱來使著該部與宴賞
物查收察罕汗及其使量加恩賚但不必遣使報書
爾衙門可即以表文矜詡不合陛見之故諭而遣之
臣秋濤謹案
欽定皇朝文獻通考載此二道

聖旨敬錄於此再俄羅斯國名各書所載字體不同敬
查
聖祖仁皇帝聖訓均作鄂羅斯
世宗憲皇帝聖訓作俄羅斯
高宗純皇帝聖訓作俄曜斯茲各按本書恭錄若改易
仁宗睿皇帝聖訓字轉不足以昭敬慎是以
畫一轉不悉照本文書寫敬識於此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年辛亥十月壬辰

上諭甯古塔將軍巴海曰朕向聞爾賢能今侍朕左右朕益知爾矣飛牙喀赫哲雖已降服然其性暴戾當善為防之必須廣布教化多方訓迪以副朕懷遠至意羅刹雖云投誠亦當加意防禦操練士馬整備器械毋墮狡計至於地方應行大事毋得疑畏即行陳奏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八月庚寅初鄂羅斯所屬羅刹劫掠邊境

上遣副都統郎談公彭春等率兵往打虎兒索倫聲言捕鹿以覘其情形將行

上諭之曰羅刹犯我黑龍江一帶侵擾虞人戕害居民昔發兵進討未獲翦除歷年已久近聞蔓延益甚過牛滿恆滾諸處至赫哲飛牙喀虞人住所殺掠不已爾等此行除自京遣往參領侍衞護軍外令畢力克圖等五台吉率科爾沁兵五百名甯古塔副都統薩布素等率烏喇甯古塔兵八十名至打虎兒索倫一面遣人赴尼布潮諭以捕鹿之故一面詳視陸路近遠沿黑龍江行圍經薄雅克薩城下勘其居址形勢度羅刹斷不敢出戰若以食物來餽其受而量答之萬一出戰姑勿交鋒但率衆引還朕別有區畫爾等還時須詳視自黑龍江至額蘇里舟行水路及已至額蘇里其路直通甯古塔者更擇隨行之參領侍衞同薩布素往視之

臣秋濤謹案盛京通志打虎兒作達瑚哩又作達呼爾譯語稍異其實一也

十二月庚子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曰據郎談等奏攻取羅刹甚易發兵三千足矣朕意亦以爲然第兵非善事宜暫停攻取調烏喇甯古塔兵一千五百名並置造船艦發紅衣礮烏鎗及演習之人於黑龍江呼馬兒二處建立木城與之對壘相機舉行所需軍糧取諸科爾沁十旗及席北烏喇之官地約可得一萬二千石可支三年且我兵一至即行耕種不致匱乏黑龍江城距索倫不遠五宿可到其間設一驛俟我兵將至淨溪里烏喇令索倫接濟牛羊甚有裨益如此則羅刹不得

納我逋逃而彼之逋逃者且絡繹來歸自不能久存矣其命甯古塔將軍巴海副都統薩布素統兵往駐黑龍江呼馬兒

臣秋濤謹案席北卽錫伯淨溪里烏喇卽精奇里江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

諭甯古塔將軍殷圖曰南方各省人人願往至甯古塔則不願者多朕以爾才能可用故簡任爲將軍烏拉別無他事彼土之人惟好訐訟爾至當敷布教化俾識義理令俱改過遷善尤宜愛養兵丁令各得所我

兵逼近羅利須時加操練以修武備巴海暴戾貪污不惜士卒遂至失所其新滿洲皆求主來歸理應撫綏慰勞施以教化俾安其生盛京副都統佟寶是一堪用之人在烏拉將及一載彼處地方情形必能洞悉爾到後暫留佟寶一二月奏明後方遣回

是年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曰爾等可傳諭議政王貝勒大臣征戰本非佳事不得已而後用之向者鄂羅斯無故侵擾我邊陲後復漸入越我疆界索倫赫哲費雅喀奇勒爾等處之人皆被擾害不獲甯居掠其家口納其逋逃搶其郵落奪其貂皮因彼頻年肆害曾屢行曉諭曰爾等無故入我邊境恣行搶奪朕何難遣發大兵將爾等撲滅但不忍即行殄戮故屢行曉諭欲令撤還爾衆歸我逋逃各居疆土互相貿易甯靜無事以安生業數次遣人亦於來使處屢有文移鄂羅斯總無一次回報反於赫哲費雅喀之地仍行搶奪用是發兵於愛琿地方以堵截鄂羅斯所行之路乃鄂羅斯仍居我邊界不歸我逋逃今雖應行勦滅

但念用兵本非佳事我惟順天而行將大兵前臨雅克薩以朕諭旨遣人宣布鄂羅斯諭之曰屢次令爾退回歸我逋逃之人遣使馳書者數矣數年以來未有一次信息回報既不歸我逋逃反入我境內擾害地方搶掠人民妻子肆行不止爲此遣發大兵前往堵截爾等所行之路於恆袞等處之鄂羅斯許其歸順待以不死而生養之爾等仍不退離雅克薩地方故遣發大兵往行征討我師威力豈難勦撲爾等若即破壞爾城郭殄滅爾噍類自立成灰燼矣豈惟爾等鄂羅斯普天之下率土之人朕皆惻然仁愛咸欲令其甯靜無事各遂休養故不忍將爾等遽行殄滅屢次曉諭爾等欲各安生業共享太平則當即返雅庫地方以雅庫爲界於彼處捕取貂皮於彼土收其物產勿入我邊界恣意妄行汝能將已納之逋逃歸還我則降我之鄂羅斯亦發還於汝如此則邊塞貿易可通咸安樂利而兵革偃息生民無所擾害矣若執迷不悟罔遵諭旨仍行抗拒則大兵進勦摧破雅克薩之城且盡行誅戮矣可遣人前往明白開示鄂

羅斯果能遵旨卽回以雅庫爲界而我兵駐劄愛琿則於雅克薩地方安置哨兵令疆界甯謐儻仍行抗拒則大兵相機而行若不如此周詳區畫今雖取雅克薩我兵進則鄂羅斯退我兵還則俄羅斯又進用兵無止息之日而民生亦不獲安矣應否如此議政王貝勒大臣會議具奏

臣秋濤謹案以上二道俱從盛京通志敬錄原書未載月日

是年九月丁丑

上諭理藩院尚書阿穆瑚琅曰朕統一寰區無分中外凡爾民人咸吾赤子惻然憐憫皆欲使各安其居各樂其業鄂羅斯國羅刹等無端犯我索倫邊疆擾害虞人肆行搶掠屢匿根特木圖等逃人過惡日甚朕不忍卽遣大兵勦滅屢行曉諭令其自釋過徙速歸本地送還隱匿逃人前次所差使臣尼過來亦經曉諭但羅刹尙執迷不悟反遣部下人於飛牙喀奇勒兒等處肆行焚劫又誘索倫打虎兒鄂羅春之打貂人額提兒克等二十八人入室盡行焚死此曹雖經曉諭藐不畏法因特遣將軍統兵駐守黑龍江呼馬兒

等處不許羅刹仍前恣意妄行遇卽擒殺頃者羅刹
諸人經過黑龍江地方遇我將卒降其三十餘人奏
至朕體好生之德未戮一人皆加豢養使各得其所
今牙克薩尼布潮羅刹等若改前過將根特木圖等
逃人送來急回本地兩相安於無事於彼爲益不淺
儻猶執迷不悟留我邊疆彼時必致天討難免誅罰
如路遠難歸傾心投誠者朕亦納之必加恩恤使各
得其所爾衙門卽遵旨明白具文曉諭彼有何言令
其回奏

臣秋濤謹案尼過來他書作尼果賴奇
勒兒亦作奇勒爾牙克薩卽雅克薩

乙未戶部議奏羅刹歸順人機里郭禮等應交
與正白旗編入佐領下少壯丁者
上曰羅刹歸順頗多應令編爲一佐領令其彼此相依
庶有資藉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正月癸未議政王大臣等
請　敕直隸山東山西河南巡撫每省派熟習
火器兵二百五十人並選賢能官各四員豫備
火器送京師至日增發薩布素軍前協攻雅克

薩城

上諭曰疏內不請發禁旅良是但直隸各省綠旗兵未歷戰陣且黑龍江火器甚多不須增用朕意選福建投誠善用籐牌官兵現在八旗及安插山東山西河南者五百人令臺灣投誠左都督何佑等率往薩布素一應咨題多屬支吾借端延滯度四月進兵不過刈取田禾事必無成此皆遣發黑龍江狂悖之人從中沮議不欲成事薩布素出身微賤高視若輩毋敢有違用兵所關甚鉅宜周詳籌畫期於必克儻謀事草率復似明安達禮等退兵則羅刹將益肆披猖矣當自京城選賢能大臣一員統兵以行俟克取雅克薩之曰班師又發盛京兵五百人代黑龍江兵守城種地出征兵還亦令還盛京種地事宜遣戶部大臣一員督理所云早熟之穀即內地春麥今我兵亦多種春麥及大麥油麥霜降前六日皆得收穫則不因師出而曠一年田功矣籐牌兵給馬二千匹帶往盛京盛京各佐領亦派馬二千匹照舊制嚴督飼秣俟京城馬到更代北行至馬喇等所養馬皆豫備於齊

齊哈爾屯此間催趲月杪可到聞此路間有缺水處
不免貽誤今自盛京抵烏喇自烏喇經新設驛站路
直且近當從此徑抵黑龍江沿途馬匹或有倒斃馬
喇以所備者足數補送如此則我兵馬匹無虞矣籐
牌兵各帶礮彈或十圓或二十圓以行其餉銀兵月
給二兩官月給三兩又
諭議政王大臣等曰兵非善事不得已而用之向者羅
刹無故犯邊收我逋逃後漸越界而來擾害索倫赫
哲飛牙喀一帶擾害益甚爾諸地不遑甯處剽劫人口搶擄村
莊擾奪貂皮肆惡多端是以屢遣人宣諭復移文來
使羅刹竟不報命反深入赫哲飛牙喀一帶擾害益
甚爰發兵黑龍江扼其來往之路羅刹又竊據如故
不送還逋逃應即勦滅今仰副
天心大兵逼臨雅克薩城姑再傳旨羅刹云前屢經遣
人移文命爾撤回人衆以逋逃歸我數年不報反深
入內地縱掠民間子女搆亂不休乃發兵截爾等路
招撫恆滾諸地羅刹赦而不誅因爾等仍不去雅克
薩特遣勁旅徂征以此兵威何難滅爾但率土之民

朕無不惻然垂憫欲其得所故不忍遽加殲除反覆
告誡爾等欲相安無事可速回雅庫於彼爲界捕貂
收賦毋復入內地搆亂歸我逋逃我亦歸爾逃來之
羅刹果爾則界上得以貿易彼此甯居兵戈不興儻
執迷不悟仍然拒命大兵必攻破雅克薩城殲除爾
眾矣如此宣諭後羅刹果回雅庫爲界卽駐師於黑
龍江設斥堠於雅克薩令疆圉帖然否則大兵酌量
進止不如此宣諭今縱克取雅克薩城我進則彼退
我退則彼進用兵無已邊民不安爾等其詳議以聞

四月乙未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曰黑龍江兵於是月起程五月中
旬可至雅克薩城凡奏報軍機自雅克薩至額蘇里
經黑龍江前來恐紆道遲延令理藩院侍郎明愛於
杜爾伯特扎賴特派兵五百人並索倫兵酌自巴勒
根至雅克薩設驛奏報軍機庶免貽誤明愛往來覺
察驛夫糧食匱乏以索倫所貯米支給黑龍江以內
每驛原設二十人應核減一半併入蒙古若蒙古五
百人過多再爲核減索倫效力勤勞傳諭異日加恩

以示鼓勵

六月癸巳

上諭諸王大臣等曰治國之道期於久安長治不可圖便一時當承平無事朕每殫心籌畫即今征羅刹之役似非甚要而所關甚鉅羅刹擾我黑龍江松花江一帶三十餘年其所竊據距我朝發祥之地甚近不速加翦除恐邊徼之民不獲定息朕親政之暇即留意於此細訪其土地形勝道路遠近及人物性情以故酌定天時地利運餉進兵機宜不徇眾見決意命將出師深入撻伐然兵貴相機而動變化無窮惟恐諸將不遵朕指授致失機宜今收復雅克薩地得遂初心至於撫綏外國在使之心服不在震之以威近遣侍衛關保等往軍前諄諭之曰兵凶器戰危事古人不得已用之朕以仁治天下素不嗜殺爾其嚴諭將士毋違朕旨以我兵馬精强器械堅利羅刹勢不能敵必獻地歸誠爾時勿殺一人俾還故土宣朕柔遠至意茲一一奉行朕甚嘉焉又

諭曰朕思凡事必周詳審度方獲實效不可輕率從事

向者尚書明安達禮輕進至糧餉不繼將軍沙爾瑚達巴海等失計半途而歸遂致羅刹驕恣而索倫奇勒爾鄂羅春等心懷疑貳朕詢其失機情形一一詳計今始奏功兵法云多算勝少算不勝詎可忽視且兵貴神速前逆賊吳三桂等叛朕思岳州係湖廣門戶遣人指示速戰始克岳州遂一面進取四川以分賊勢一面密諭大將軍賴塔從廣西趨雲南於是諸省底定兵革休息然亦在將軍等奮勉效力耳儻怠忽不奉行雖有良策亦何益焉

壬寅

上諭大學士勒德洪學士麻爾圖圖納曰鄂羅斯入我邊塞擾害鄂羅春索倫赫哲飛牙喀等處人民搶掠其家口雖屢肆兇暴朕不忍遽興兵革故未即遣發大兵征討數遣使曉諭鄂羅斯恃其遼遠仍復抗拒益侵犯我邊鄙之人肆虐不止用是遣大兵直抵雅克薩之城彼因困迫已甚而後歸降爰遵朕命宥其困而後降之罪釋之使還大兵迅速征行破四十年盤踞之鄂羅斯於數日之間獲雅克薩之城克奏厥

績薩布素向來逗遛不進兵之罪應槩從寬免又雅
齊納鄂山本獲罪發遣之人其所互告之事仍行察
議今進勦官兵殊屬勞苦令伊等暫回吉林烏喇地
方於盛京打虎兒之兵酌量派往防守至雅克薩城
雖已克取防禦決不可疏應於何地永駐官兵彈壓
此時卽當定議著大學士勒德洪學士麻爾圖圖納
同郎談關保與議政王大臣等會議具奏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正月甲戌

上諭大學士勒德洪學士麻爾圖圖納曰日者大兵往
征鄂羅斯破雅克薩城釋鄂羅斯不誅赦之使生還
其時不並取尼布潮地者蓋以尼布潮地畫爲疆索
使鄂羅斯不得越尼布潮界外聽其捕牲也今薩
布素等奏言鄂羅斯復來城雅克薩地今當卽往征
而滅之耶抑或緩之以待黑龍江墨爾根地將士移
家旣定然後進兵爲宜耶令議政王貝勒大臣及與
鄂羅斯之役彭春佟保班達爾沙郎談同爾等會議
以聞

臣秋濤謹案

盛京通志尼布潮作尼布楚薩布素作薩布蘇彭

春作
朋春

七月乙巳

上諭兵部理藩院我兵圍困雅克薩城羅刹勢迫死守今時序漸寒自墨勒根至雅克薩所設蒙古驛馬冬月飼秣維艱其免索倫打虎兒今歲貢賦俾之飼秣並修整器械以備調用至蒙古每驛應設夫馬若干令明愛馬喇等定議移文索倫總管洪吉郎中滿丕等如數取用索倫打虎兒夫役與備養之馬又博鼎率往築城種地官兵內選二百人俱暫留墨勒根亦俟調用餘悉遣還

己酉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曰向者羅刹侵犯雅克薩尼布潮諸地戕我居民邊境騷然曾諭鄂羅斯察漢汗來使尼果來等撤回其衆自後竟不覆奏反在在侵犯肆行擾害意尼果來未達前旨於察漢汗復令被擒羅刹持書從喀爾喀地宣諭之亦不覆奏因遣發官兵往雅克薩招撫羅刹不戮一人令其頭目額禮克謝等持書歸去羅刹聞我師言旋復回雅克薩築城以

居朕思本朝頻行宣諭會未一答而雅克薩羅刹又死守不去或尼布潮諸地阻隔前書未達或雅克薩羅刹皆係有罪之徒不便歸國俱未可知今問荷蘭國貢使稱伊國與鄂羅斯接壤語言亦通其以屢諭情節備悉作書用兵部印付荷蘭國使臣轉發鄂羅斯察漢汗處收回雅克薩尼布潮羅刹於何處分立疆界各毋得踰越則兩界民人均得甯居不失永相和好之意察漢汗覆奏時令其使由陸路直來若陸路難通即以來疏付荷蘭國代奏再以此作書發西洋國轉達之

臣秋濤謹案綏服紀略所云令荷蘭國轉諭俄羅斯即此事也西洋國者澳門所居之博爾都噶爾國亦名葡萄牙國是當時亦令西洋國傳檄轉達俄羅斯不止荷蘭一處矣

八月丁丑

上諭黑龍江將軍薩布素等曰今天時漸寒河流將結宜無事籌畫豫為之備羅刹復來雅克薩城待援兵之至且冀我兵於流澌時撤回耳目前我兵雖掘濠防禦至隆冬冰合後船艦若何收藏馬匹若何飼秣敵兵來援若何撲勦勿令入城爾等其詳加籌畫密

以奏聞

是年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等曰日者遣部員自吉林烏拉至黑龍江以蒙古錫伯達瑚哩索倫等八力耕種田穀大穫夫民食所關至重來歲仍遣前種田官員以蒙古錫伯達瑚哩索倫等八力耕種郎中博奇所監種田地較諸處收穫爲多足供驛站八役之口糧又積貯其餘穀博奇效力視衆爲優其註之冊此遣去諸員可互易其地監視耕種博奇又復大穫則議敘

焉

臣秋濤謹案此道從盛京通志敬錄原書未載月日

是年九月己酉鄂羅斯察漢汗遣使疏陳下國邊民如有搆釁作亂之人恭請天朝察明正法先令米起佛兒等星馳齎書以行乞撤雅克薩之圍仍懇詳悉曉諭下國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曰鄂羅斯國察漢汗以禮通好馳使請解雅克薩之圍朕本無屠城之意欲從寬釋其令薩布素等撤回雅克薩之兵收集一所於近戰艦

處立營並曉諭城內羅刹聽其出入毋得妄行擾奪

俟鄂羅斯後使至定議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正月戊子

上諭黑龍江將軍薩布素等曰自雅克薩城解圍以來
閒軍士中有患疾者此皆屬滿洲精兵朕甚憫焉今
特遣醫二人齎藥治之至羅刹雖與我對壘但我兵
攻雅克薩城從未誅戮其人如城中有患疾之羅刹
亦聽其就醫使還彼國宣布德意

是年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曰雅克薩地官兵中烏拉甯古
塔兵可還至愛琿城盛京兵可還至墨爾根地並令
屯駐息馬過冬其事宜議政王貝勒大臣會同詳議
以聞

是年十月丙午朔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曰黑龍江官兵口糧關係至重
屢次轉運米石並黑龍江墨爾根地方接續所種米
數宜加察明自盛京等處廣運米石以為久遠裨益
之計此皆當周詳區畫又發遣彼處游手無事之人

甚多其口糧作何酌給前至黑龍江一帶乃徑直通
衢往來轉輸斷不致稍有阻滯如蔡毓榮等巨富之
人並殷實之家槩予口糧殊覺未當彼處漢軍皆著
察出披甲當差游手無事之人可分設官莊廣開田
畝以爲恆產令戶兵二部賢能司官迅往逐一察明
到日確議具奏

己巳

上諭兵部尚書鄂爾多等曰黑龍江至爲要地兵丁勞
苦朕罔不知曩者鄂羅斯占踞達瑚哩索倫等處擾
害邊疆幾四十餘年後備足軍食永成黑龍江以困
逼之鄂羅斯遂窘迫歸順苟糧儲不足則如沙爾瑚
達塔海等之往征而不能成功矣朕所委曲區畫自
盛京等處轉輸糧食及令所種米穀積貯至裕彼地
大臣官員皆不思撙節濫給於無用之人苟且草率
希圖軍儲罄盡勢必將彼等撤回在我之官兵撤回
鄂羅斯大眾亦難以齊來然或一二人或十餘人陸
續聚集於黑龍江松花江之間搆造木城盤踞其地
則我取之維艱是鄂羅斯爲主兵而我反爲客兵也

今我惟多貯糧食永戍官兵則我兵以逸待勞矣如此則鄂羅斯頻瑣來犯斷乎不能欲大隊侵入則彼糧食何能轉運耶若黑龍江不將我兵永戍自黑龍江松花江以外所居民人難以安居爾等皆係選擇差遣須殫心竭慮務期爲久遠充裕之計詳加籌議惟此一舉也亦無事再遣矣

康熙二十九年庚午正月辛丑

上諭內大臣等曰朕於國家政務竭力勤求是非自任從不委於臣下即如遷移叛逆之事索額圖奏稱建議之人應請正法朕堅持獨斷必令遷移彼時十三省用兵數載天下大事皆朕一人獨任亦曾推諉爾等乎前年湖廣兵叛衆議紛紜朕謂此亦何難遂命綠旗兵丁即行勦滅又平定鄂羅斯之事滿漢諸臣咸謂彼距中國道遠難以成功朕謂此事斷不可中止即遣大臣前往遵朕指示而行鄂羅斯隨即款服朕未嘗自伐其功但不似爾等稍有功績即有人代爲表揚也朕乃萬姓之主惟以兆庶未安此衷不能稍釋至於無知之人妄生議論朕毫不介意也

五月癸丑

上諭鄂羅斯使人吉里古里伊法尼齊等曰噶爾丹迫於內亂食盡無歸內向行劫今乃揚言會爾兵同侵喀爾喀喀爾喀已歸順本朝儻誤信其言是負信誓而開兵端也爾等可疾遣善馳者二人歸告尼布潮頭目令伊徧諭鄂羅斯之衆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鄂羅斯察漢汗遣使進貢上閱其奏章

諭大學士等曰鄂羅斯人材頗健其國距京師甚遠自嘉峪關行十一二日至哈密自哈密行十二三日至吐魯番吐魯番有五種部落過吐魯番即鄂羅斯之境聞其國有二萬餘里漢張騫出使西域或即彼處史載霍去病曾出塞五千里想或有之今塞外尚有碑記可考至外藩朝貢雖屬盛事恐傳至後世未必不因此反生事端總之中國安定則外夷不作故當以培養元氣爲根本要務耳

臣秋濤謹案此道從一統志及熙朝新語敬錄原書未載月日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七月乙卯大學士等將鄂

羅斯差人所奏本章進呈

上曰鄂羅斯地方遙遠僻處西北海隅然甚誠敬蔦爾丹窘迫求救於我曾拒而不答曩者遣人分畫邊界即獻尼布潮地以東爲界尼布潮等處原係布拉忒吳郎海諸部落之地彼皆林居以捕貂爲業人稱爲樹中人後鄂羅斯强盛遂并吞之已五六十年矣遠服聲教畫疆獻地出自忠誠卽此允當軫念也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十一月壬申大學士等以鄂羅斯貿易來使齎至原文及譯出之文進呈

上閱之諭大學士等曰此乃喇提諾托多烏祖克鄂羅斯三種文也外國之文亦有三十六字母者亦有三十字五十字母者朕交喇嘛詳考視之其來源與中國同但不分平聲上聲去聲而尙有入聲其兩字合音甚明中國平上去入四韻極精兩字合音不甚緊要是以學者少漸至棄之問翰林官四聲無不知者問兩字合音則不能知中國所有之字外國亦有之特不全耳又

諭廷臣曰中國與西洋地方俱在赤道北四十度內海

洋行船中國人多論更次西洋人多諭度數自彼國南行八十度至大狼山始復北行入廣東界嘗六閱月在海中不見一山又自西洋入中國有陸路可通因隔鄂羅斯諸國行人不便故皆從水路而行鄂羅斯距京師約萬二千里西洋及土兒虎特地方皆與鄂羅斯接界鄂羅斯倚土兒虎特馬匹土兒虎特用鄂羅斯皮張往年鄂羅斯與雪西洋戰土兒虎特助之大敗雪西洋又回子温都斯坦布海兒夜兒根等處產棉製甲四十層可敵浙江棉八十層會以鳥鎗試驗知之又過哈密六百里有吐魯番去雪山百餘里其人晝伏至夜始出耕種其地甚熱而多石若日出時耕種輒然死又哈薩克即古陽關地其人心好鬬常結隊以殺擄爲事人心亦齊若婦女被人擄去其婦女必乘間手刃其人而回此地亦熱草亦肥盛馬皆汗血所產蘋果葡萄梨等物皆大而美又西北回子種類極多皆元太祖後裔又有一支在小西洋約十萬人皆住帳房惟北極下爲最寒往時有人築室而居明年人往視之其人已無復存者但見林間

雪深數丈而已昔人云北海有積冰數百丈向以爲
荒誕以此觀之信不誣也總之西北地方極大其風
土亦各不同朕會詳悉訪問是以一一周知耳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八月庚辰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自卽位以來辦理軍務甚多向年
平定三逆取臺灣降鄂羅斯討滅噶爾丹用兵之道
朕知之甚明

康熙五十五年丙申三月乙巳

諭大學士等曰朕嘗立小旗占風並令直隸各省凡起

風下雨之時一一奏報見有京師於是日起西北風
而山東於是日起東南風者古人云隔里不同風此
言最確又嘗考驗雷聲不出百里之外易曰震驚百
里若霹靂則不過七八里也至於礮聲竟聞二三百
里從前蘆溝橋演礮天津皆聞之此其驗也書中云
北方苦寒之地冰結十丈春夏不消今果有其地又
淵鑑類函有云磎鼠有重至萬斤者今亦有之其身
如象其牙亦似象牙但稍黃耳此皆與古書相符者
也又

諭曰地理上應天文宋儒云天下至大不可執中國地方推算其言甚精而有理中國山脈皆由崑崙而來彼地方四面有江土人呼崑崙爲枯隴又云疆地推算天象中國與瀚海俱在赤道四十五度之內四十五度之南水皆向南而東流四十五度之北俱向北流此皆天文地理相合之處也

康熙六十年三月

諭大學士等曰邵子於天津橋聞杜鵑即知南人有入相者此皆書冊所載信有明徵其他亦有不可盡信者如云唐明皇焚珠玉於殿前珠可焚毀玉可焚毀乎又云風不鳴條雨不破塊風不鳴條則無力以散天地抑鬱之氣鼓盪萬物雨不破塊何以播種又云囊螢讀書朕曾收取百枚盛以大囊照書字畫竟不能辨此書之不可盡信者然亦有似乎荒渺而竟實有其事者東方朔記北方有層冰千尺冬夏不消今年鄂羅斯來朝其地去北極二十度以上名爲冰海堅冰凝結人不能至始知東方朔所云不謬又從前有書吏三人徧傳西邊異獸部議重罪朕從寬免死

令其往覓是獸後將軍祁里德等來自軍前奏云果有是獸目在乳旁口在臍旁巡哨侍衞會親見之蒙古名其獸爲鄂布又有飛者名爲積布蒙古名惡人爲鄂布太積布太是卽山海經所謂刑天無首以乳爲目以臍爲口也故將發遣書吏放還又神異經云北方層氷之下有大鼠肉重千斤名爲鼯鼠穿地而行見日月光卽死今鄂羅斯近海北地有鼠如象穴地以行見風日卽斃其骨類象牙土人以製椀碟梳篦朕親見其器方信爲實又古人以天市垣爲中國分野朕始疑其說細玩天球合以地圖中國去赤道二十四度至四十度在穀雨立夏小滿三節氣上天市垣亦去赤道二十度恰與中國對照始知古人分野之說確有可據此又書之不可信而可信者也

朔方備乘卷首一

知縣林　穗初校
知縣丁紹基覆校

聖訓一

朔方備乘卷首二

聖訓二

世宗憲皇帝雍正五年

上諭理藩院鄂羅斯既請將馬匹牲口留於口外牧放著照所請爾院差司官一人前去照看嚴禁賊盜爭鬬此次所去司官著曉諭鄂羅斯朗喀因爾等馬匹牲口在此牧放特差理藩院官前來照看於所留人內選擇善爲約束者爲頭目令其約束屬下人勿令生事再行文與相近居住之總管等各飭所屬用心

收管禁止賊盜鄂羅斯乃外域小國其馬匹牲口若有被盜遺失係何人地方即著該屬總管等嚴查務獲如查覓不獲該屬總管等即照數賠還

臣秋濤謹案此一道從大清會典事例敬錄原書未載月日

雍正九年辛亥九月戊辰

上諭理藩院邊疆地方報稱鄂羅斯之郎喀前來鄂羅斯近來甚屬恭順伊等貨物至楚庫拜星處即行申報而邊疆地方遲延致使伊等久候時值隆冬其盤費馬畜未免困苦朕特施恩著理藩院派官一員於戶部庫內領銀一萬兩前往賞給以爲途中買換馬畜之資

高宗純皇帝乾隆五年庚申二月己卯

上勅諭準噶爾台吉噶爾丹策零朕爲闡教安民之故
降旨息兵往者以疆界必宜定議爾台吉雖遣使來
輒以必不可行之事借端要請是以議久不決今台
吉復遣哈柳來辭甚恭順且謹遵朕旨每年止遣二
三十人巡查科卜多其卡倫請仍設置如舊朕覽之
欣悅但原議以阿爾台山陽至哈卜塔克拜塔克烏
蘭烏蘇羅卜諾爾噶斯口爲界今奏中尚未聲明故
朕命大臣詳問哈柳據稱以阿爾台山爲界業已指

明山南之人仍任原處自不待言何庸復議觀此則
一切俱遵朕旨更無可議之事朕卽降旨喀爾喀令
勿踰扎卜堪等處矣朕爲大君統一中外天下衆生
一體愛育今爲廣教安民罷息干戈彼此旣咸歸於
好當各飭所屬毋違定約妄生事端若遵守勿替則
黃教自此愈興衆生永享安康之福爾又奏稱前請
往藏熬茶實爲敬信喇嘛之故豈敢生事但帶往什
物甚多百人難以運致故此次不能與哈柳同來伏
乞許用三百人爾前以班禪額爾德尼圓寂之故欲

使人入藏熬茶誠心奏請朕已諭行止令人數無過
百今爾又以運物百人未敷請增至三百人朕更加
恩允准爾須選擇曉事之人其赴東科爾朕當遣人
護送至貿易之事朕令大臣與哈柳定議亦如俄羅
斯例四年貿易一次人數不得過二百限八十日還
部來京者道出肅州西安其往肅州者亦以四年爲
限數不得過百人除禁物外買賣各從其便再爾部
人來若與俄羅斯同在一年恐與爾等無益今定於
寅午戌年來京子辰申年至肅先期以起程之日與

何日可入境報知邊境大臣俟其奏到當更遣官護
理雨亦宜擇信實之人來時更明白曉諭之無得滋
事再台吉若別有奏請之事仍更遣使減省僕從勿
攜貨物既入我境更令馳驛前來此次台吉一一恪
遵朕旨實心恭順朕甚嘉之用從前和好之禮隨勅
賞各色緞十六端

乾隆七年壬戌八月丙辰理藩院奏黑龍江將
軍博第報稱俄羅斯人越境斫柴並無打牲游
牧行蹤

上諭曰與俄羅斯國分定邊界關係甚屬緊要博第等
應派材能官員加意巡察伊等平時若果慎重其事
實力巡察近日俄羅斯伯爾兌之人何得越界行走
此皆明係伊等怠玩所致該將軍著行文飭行嗣後
務須實力任事竭力巡察不得仍前怠玩塞責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五月戊寅

上諭軍機大臣等據土爾扈特敦多布達什奏請差人
赴藏一摺著寄知麒麟保查照從前諭旨如止係土
爾扈特遣人前來一面奏聞一面帶領來京沿途准

與蒙古人等交易儻仍帶俄羅斯同往須諭以俄羅斯不應赴藏即行停止並諭令土謝圖汗延丕勒多爾濟遵照辦理

八月乙巳

上諭喀爾喀王公等青滾雜卜負恩背叛即如羅卜藏丹津逃竄準噶爾已數十年今伊犁底定尚不能逃天網俄羅斯不容留內地逃人亦爾等所知者青滾雜卜不過逞其奸詐搖惑眾心朕早已料其無能爲也

壬子

上諭內閣和托輝特青滾雜卜乃喀爾喀內一小部落現已命親王成袞扎布爲定邊左副將軍督師擒拏自可計日授首并屢經降旨曉諭眾喀爾喀等協力擒勦如能即行獲獻自可無煩師旅即不然則就近調遣布置我之兵力已足戡定況現今進噶爾盡入版圖其北則俄羅斯境地伊即欲逃竄斷不能脫身遠颺適足見其狂愚自取誅滅耳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八月庚申

上諭軍機大臣等俄羅斯驛遞來人在理藩院呈遞薩
納特衙門文書內稱伊國東北邊界居人被災現造
船輓運口糧必由東路尼布楚地方陰葛達河額爾
哀河及黑龍江行走求勿攔阻等語初與俄羅斯議
定十一條內並無踰界遣人運送什物一項已交該
院行文飭駁矣但外夷不識事體或以已在理藩院
呈遞文書遂不候回文即向臺站人等求其放過亦
事所必有將軍緯勒多即令臺站官員曉諭伊等云
爾薩納特衙門雖已行文理藩院我等並未接准理
藩院文書豈敢據爾一面之詞私放入境假令我等
口稱曾行文爾薩納特衙門即欲進爾邊界行走爾
等信乎務須加意防守卡座勿令私過儻不聽阻止
恃強前行臺站官員報到時緯勒多即酌派官兵擒
拏照私越邊界辦理

九月丙辰

上諭內閣前據兆惠富德奏稱俄羅斯頭目瑪玉爾告
稱有步行二人至伊七倫圖拉自言我係阿睦爾撒
納逃渡我過河及差人迎渡並未回來順流尋找止

見渡口小船泊於河灣並無阿睦爾撒納及迎渡之
俄羅斯必俱溺死水中等語朕彼時卽不以爲然當
經降旨兆惠謂溺死之語不可信阿睦爾撒納奸詭
狡詐非俄羅斯爲所蠱惑背約私留卽阿睦爾撒納
設爲溺死之說冀圖緩我追兵以便潛竄他往順德
訥等輕信傳言沿河打撈此其粗率糊塗斷乎不可
詳悉傳諭兆惠等矣今據奏到行至森博羅特卡座
所遇諸人詳細詢問眞跡始據奏稱渡河溺死事屬
子虛果不出朕之所料然則順德訥等率領官兵在
額爾齊斯河尋覓十餘日之久如此舉動豈不爲俄
羅斯所笑乎準噶爾地方旣已平定反覆背叛之諸
額魯特或經擒捕正法或因患病身死惟逆賊阿睦
爾撒納實爲悖逆之渠魁旣不迅爲弋獲又未卽伏
冥誅坐使其視息偷生游魂遠竄將來必不能久甘
窮困勢必滋生事端爲患邊境是逆賊一日不獲西
路之事一日不能告竣撿之事理實有不能中止之
勢也但目今時屆寒冬士馬亦宜休息兆惠富德及
順德訥等俱已有旨令其暫回軍營一面令理藩院

行文俄羅斯薩納特衙門令其將逆賊阿睦爾撒納
卽行送出俄羅斯乃我朝與國素稱和好從前議定
彼此不許容留逃人卽前年定伊犁時俄羅斯逋逃
在彼者俱經送還若果逆賊在伊境內遵諭縛獻以
全信義則渠魁就獲準噶爾一事便可從此奏功設
因阿睦爾撒納之搖尾乞憐遂致受其愚弄爲之窩
藏隱匿又或別有他意其應如何索取之處另行相
機籌辦候旨遵行朕非窮兵黷武特以事勢所迫不
得不然在軍營諸臣心存怯懦未嘗不欲借渡河溺
死一語遂圖草草收局而外省諸提鎭不識事機方
且飛章奏賀朕既爲之笑且深歎任事之無人也

十月辛酉

上諭內閣阿睦爾撒納渡河溺死之事悉屬子虛在逆
賊之由哈薩克敗逃或竟投入俄羅斯或又遠竄他
處議論紛然此時原無實據如果投入俄羅斯則俄
羅斯乃我朝與國從前議定彼此不許容留逃人逆
賊阿睦爾撒納乃叛逆之渠魁罪大惡極尤非他逃
人可比何可置之不問以情理論之在俄羅斯素守

舊約自應即爲縛獻今理藩院行文向索果能遵旨
送出固[illegible]善若移文往返稍有稽遲亦惟乘機酌
理物來順應朕於此事不設絲毫成見非以阿睦爾
撒納一犯又欲用兵於俄羅斯爲窮兵黷武之舉也
但軍國重務諸王大臣皆爲朕倚任之人自宜咸使
與聞如有所見亦可據實直陳以備採擇乃大學士
史貽直則有棄伊犁之說此時叛賊未獲與伊犁何
涉而陳世倌揣奏所稱糧餉馬力將帥三語亦不過
紙上陳言即以糧餉言之乃緣營中所謂兵行糧隨

之陋習耳試問邇年來兩路進勦曾有轉運之勞乎
國家一切經費賞賚賑卹之需曾有以軍興而稍爲
減省者乎是於朕辦理此事之始末尚未領會因令
莊親王等十六人公同酌議乃其所議亦俱未中肯
綮無一良謀定見可以爲朕分猷者朕於準噶爾一
事初雖機有可乘因慮任事無人是以遲遲不得已
而後辦理及伊犁既已平定朕意原不過就其四部
分封四汗以示羈縻而已前所撰太學碑文及封四
汗之詔具在此諸王大臣所共知共見者至阿睦爾

撒納叛逃及噶勒藏多爾濟等之乘亂復反事出意外因緣輾轉以至今日揆之事機實有不能中止之勢而衛拉特之衆誅勦者誅勦病亡者病亡卽鐲而畀之一人且無可授之者此或者

上天將以全部衛拉特賜我國家耳卽如副都統阿敏道領兵前往葉爾羌喀什噶爾地方竟爲兩和卓木誘殺此豈有不行誅討之理而內外諸臣未必不以阿敏道之死既已加恩優卹何必因一人而用兵又滋勞費此言朕固知之殊不思諸臣設身處地如使

已爲阿敏道冥冥之中其能甘心乎且國家有何不足有何不得已而朕竟忍心於死事之臣而不爲之復仇也昔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季布以爲可斬此在漢時則然而非所論於我大清堂堂天朝乃甘以唾面自乾爲自全之善策何爲者哉集思廣益固期於事有濟若徒築舍道傍不若姑置之待朕之自爲應機決策耳

是日

上諭內閣據桑寨多爾濟奏稱車臣汗瑪尼巴達喇部

落與俄羅斯接壤各卡缺額兵丁請交理藩院嚴飭
照數補足等語喀爾喀等數年以來屢與戎行復被
災祲生計較前拮据故朕特沛殊恩將四部落逋欠
銀數萬兩官爲代還一切差事官爲辦理被災人衆
賑給銀兩皆爲伊等生計加恩卽設立卡座亦專爲
該部落人等得安生業起見近因車臣汗部落辦事
不妥朕特降旨將貝子達爾扎授爲協辦監長伊等
宜體朕軫恤之意奮勉出力著將此交該院行文嚴
飭監長瑪尼巴達喇等凡與俄羅斯接壤地方所設
卡座照數補足務令整齊儻照前缺額不補惟該監
長是問

乾隆二十三年戊寅正月丙午

上諭內閣準噶爾一事自用兵以來伊犁旣已蕩定而
哈薩克汗阿布賚等亦輸誠內嚮實皆仰荷
上蒼之默佑
列祖之鴻庥獨因叛賊阿睦爾撒納遁逃未獲以致勞
我師旅於今三年蓋此賊一日未能成擒則西事一
日不能就緒不能不極力追捕以爲邊圍久遠之計

非朕之好爲窮兵黷武從前所降諭旨甚明去歲聞
阿睦爾撒納竄入俄羅斯境內俄羅斯向爲和好之
部定議彼此不許容留逃人況阿睦爾撒納罪大惡
極尤非他逃人可比當令理藩院行文俄羅斯薩納
特衙門向索今據辦理俄羅斯邊界事務喀爾喀親
王桑寨多爾濟等奏稱俄羅斯畢爾噶底爾差圖勒
瑪齊畢什拉等前來並移文內稱阿睦爾撒納逃至
伊境渡河被溺隨經救出拘禁旋因患痘身死今將
尸獻出等語若惟恐不能取信於天朝而亟亟以獻

尸爲確據者夫以阿睦爾撒納之貪殘狡詐貽害生
靈負恩悖叛天良滅絕卽暫逃於顯戮必難逭於冥
誅斷無久延視息之理其身死諒無可疑至俄羅斯
之收留叛賊始未嘗不欲撫而用之及其已死無可
希冀然後獻出亦係其實在情節但彼旣以謹守舊
約克全信義爲詞自不當逆料其詐拒而不受更行
深責也況國家之所期必獲者不過一阿睦爾撒納
耳今其人已死其尸已得準噶爾全局自可以告厥
成功朕惟以大公之心爲順應之舉斷不肯恃我國

威誅求過當萬一所獻不實意圖欺罔則其曲自在
俄羅斯彼若妄生事端則朕可以上告
天
地而下對臣民再興師問罪亦未爲遲卽無知苟安之
徒亦無從議朕爲好武矣始議向俄羅斯索取阿睦
爾撒納時衆人之意未必不竊議又生邊釁是總不
知駕馭外藩之道示之以謙則愈驕怵之以威則自
畏此二言若子孫世世能守實大清國億萬年無疆
之庥也卽如漢唐宋明和親稱姪歲幣屢增是亦遜

讓之極矣而於邊患定稍救耶卽如俄羅斯既已收
留叛賊若不嚴行索取彼必不將尸獻出設從史貽
直陳世倌所議且將遷就隱忍竟若叛賊一入俄羅
斯遂無可如何者所謂唾面自乾之爲朕實恥之朕
於軍國重務惟有乘機度勢因物順理不但初無搆
釁於俄羅斯之心卽此用兵三年雖未如康熙蕩正
年間之久而朕已慮衆人之勞時切於懷特因叛賊
未獲萬難中止初非朕之本意也向使前後在事諸
臣果能迅合機宜則叛賊自不至逃竄亦當早爲弋

獲何至輾轉愆期此用人不當實朕之愧然統計連
年軍興徵調皆出自公帑不但未加賦閭閻而賑卹
有加於往歲此亦天下臣民所共知者今逆尸已獲
伊犁全部悉入版圖徐謀耕牧纘承
皇祖
皇考未竟之緒而自古未通中國之哈薩克亦皆稱臣
納貢其於我皇清疆宇式廓萬年久安之道爲有益
爲無益朕亦不更置論至葉爾羌喀什噶爾等回部
原可計日平定不必更煩動衆所有阿睦爾撒納身
尸俟解到之日驗明戮示以彰國憲先將此通行曉
諭知之

壬子

上諭內閣今日王大臣等以俄羅斯獻出阿睦爾撒納
逆尸準噶爾大功告竣具奏表賀試問王大臣等此
奏果皆實以爲然耶抑或尚有以叛賊之死爲未可
深信者耶在諸臣之或信或不信本亦不足深論然
朕之宵旰憂勤將以爲邊圍久遠之計而庸懦無識
者流或未免退有後言此則不可不明切申諭耳卽

如阿睦爾撒納逃叛之初朕方手敕諸將銳意追擒而盈廷之議頗有以伊犁既已平定不必窮追爲言者及其竄入俄羅斯則更束手相視付之無可如何若惟恐朕之飭索過嚴以致又啟邊釁無論俄羅斯一部向屬和好彼此不許容留逃人以理言之固當向索而叛賊奸詭狡詐既入俄羅斯豈能鬱鬱久居又必將爲其所用以爲哈薩克一帶之患從前屢降諭旨所謂叛賊一日不能成擒則西陲一日不能甯謐者正爲此也是以上年諭理藩院行文俄羅斯有

阿睦爾撒納在彼若能永遠拘禁卽不送出亦可之語然俄羅斯既已收留叛賊必且撫而用之又豈肯永遠拘禁耶索之而不獻則其曲在俄羅斯興師問罪固屬事不容已然使竟不向索則彼亦何肯將尸獻出可見駕馭外藩之道威德宜於並用堂堂天朝豈有遷就隱忍苟且自安之理至昨據努三奏稱得濟特攜阿睦爾撒納之後妻投入俄羅斯境此則無關緊要留之俄羅斯不過彼處多一豢養之人耳若亦嚴行飭索必令縛送是未免誅求過當卽朕亦難

辭好武之名矣朕於此事乘時酌理惟求協乎事機之至當從未設一成見統計用兵以來既未多糜帑項亦未勞我民力今逆尸已得伊犁久定哈薩克又輸誠內嚮西陲綏靖上纘

皇祖

皇考未竟之鴻模稍可免眾人之浮議朕之願足矣安可言賀且現在尚有葉爾羌等回部未經平定及哈薩克錫喇等一二逆賊逃竄未獲雖易於經理之事計日可以奏績然朕之日夜籌畫正不以事將就緒而稍懈也因王大臣之奏爰以苦衷示之

丙辰

上勅諭布魯特部落曰阿睦爾撒納逃入哈薩克我兵深入追襲哈薩克阿布賚拒戰大敗僅以身免始悔爲逆賊所誤於上年遣使歸誠欲擒獻阿睦爾撒納逆賊知覺復逃入俄羅斯今已出痘身死俄羅斯遣人送尸請驗

乾隆二十四年己卯八月丙申

上諭軍機大臣等成衮扎布奏據莫尼扎布告稱察達

克等因現在科布多等處貂鼠無多請移往阿爾台
在額爾齊斯之源游牧等語察達克所屬烏梁海年
來効力行走且額爾齊斯現亦空曠卽從伊所請亦
可但該處原係杜爾伯特游牧今車凌烏巴什等在
烏蘭固木居住前曾降旨伊等若願歸舊地亦聽其
便可傳諭成袞扎布曉示車凌烏巴什等此額爾齊
斯之地與其爲哈薩克俄羅斯竊據不若使烏梁海
人等遷移亦將此旨宣示察達克等令其各安生業
毋得滋事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二月甲申

上勅諭哈薩克汗阿布賚等從前爾等所告搶掠哈薩
克之瑪哈沙查明首惡係色卜騰等我兵追入俄羅
斯該部落盡行縛獻訊出傷我官兵情事俱已正法
至伊犁駐兵凡塔爾巴哈台巴爾楚克等處與爾等
游牧相近旣爲朕臣僕當受將軍大臣等約束不可
越境游牧致遭驅逐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七月辛未

上諭內閣據成袞扎布等奏稱內附之烏梁海杜爾伯

特等俱在邊卡以外居住克木齊克唐努等烏梁海
俱在俄羅斯邊卡附近居住伊等雖無異心未免互
相侵擾從前科布多駐扎之兵俱係屯田並未給與
馬駝因會商扎拉豐阿撥送馬一千駝三百牛二百
羊一千等語近因瑪木特等呈送俄羅斯文書朕以
俄羅斯等狡詐叵測假此爲由窺伺烏梁海俱未可
定因降旨令其隨時防範之意迨瑪木特解到
受其茶毒此特令其隨時防範之意迨瑪木特解到
詢問據稱伊等並無異心原係投順今成袞扎布等
奏明酌撥馬駝卽著留彼處收養備用

九月戊寅

上諭內閣昨據桑寨多爾濟等奏稱從前俄羅斯賊匪
竄入將喀爾喀袞達曜拉噶駐卡官兵戕害劫擄旋
又持械進索倫游牧在塔爾巴哈台地方偷竊而俄
羅斯反飾詞抵賴等語朕以此等事該邊疆大臣何
以並未具奏其會否報部之處令其查明具奏今據
國多歡奏稱彼時並未具報將軍衙門而伊等現俱
病故復據瑚爾起查明前事尙未完結殊屬不成事

體當時若將此呈報該部及將軍衙門具奏相機辦
理行文薩納特衙門一切均可早結而俄羅斯亦不
至藉端抵賴乃伊等並不具奏又不呈報將軍專擅
辦理甚屬非是理應查明治罪但念年分已久原辦
之瑪爾拜等俱已病故著免其深究並著傳諭國多
歡嗣後俄羅斯人等再有此等事應奏者卽行具奏
應隨時辦結者卽按其情形辦理具奏其應行報部
者卽行呈報存案仍曉諭邊境副都統官員等如遇
此等事必須呈報將軍裁奪不得仍前肆意專擅

乾隆三十年乙酉十一月奉
上諭恰克圖貿易一事近因俄羅斯不遵舊制違背禁
約甚且多收貨稅苦累商人是以降旨停止原以俟
其自知悔過抒誠祈請再准其通商貿易恐桑齋多
爾濟身係蒙古未能深曉事宜復派大臣前往稽查
彈壓協同辦理其所以責成者甚重當桑齋多爾濟
起意私通交易時丑達係特派大臣理應正言阻止
阻之不從卽應據實參奏乃不惟不行阻止參奏並
且通同舞弊貿易多次核其贓私竟至數千兩之多

藐法營私殊出情理之外及經孝解來京尚敢冀免顯戮在路延捱負恩喪心實屬可惡此斷不可以一日容留丑達已依議正法至額爾經額係隨往司員若丑達等恪遵禁令嚴絕貿易則額爾經額決不敢自行罔利其情較丑達稍輕是以改爲應斬監候此中輕重權衡朕惟一秉至公毫無成見期協乎情罪之至當而已可將此曉諭中外並軍營辦事大臣知之

臣秋濤謹案此一道從欽定皇朝文獻通考敬錄原書末載其日

乾隆三十三年戊子八月壬申

上諭軍機大臣等瑚圖靈阿等奏與俄羅斯廓密薩爾會議通商一摺已降旨允行矣此次通商特因俄羅斯恭順誠切一切遵奉章程是以俯准所請瑚圖靈阿等當妥協辦理從前俄羅斯漸欲增稅亦因內地商人圖利私增價值之故以致停止貿易今復行通商毋得仍蹈故轍著傳諭瑚圖靈阿等明白曉示商衆如有前項情弊嚴查治罪即勒保所帶回人亦令與商人一體貿易不得以官價爭買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六月丁亥

上諭軍機大臣等據伊勒圖舒赫德等奏稱土爾扈特台吉策伯克多爾濟遣格隆訥木庫巴勒珠爾宰桑集布贊等請安並將其投來情形具奏看伊等力窮遠來投誠屬實一切迎撫安插所關甚要此內渥巴錫係土爾扈特阿玉奇汗之嗣原係無罪之人因與俄羅斯之俗不同是以來投應遣人往迎想此際納旺等已由哈薩克回至伊犁再添派碩通同往於事有益舒赫德等接見台吉時即行曉示前我將軍大

臣等聞爾等投誠之信奏聞大皇帝大皇帝降旨爾等俱係久居準噶爾之人與俄羅斯之俗不同不能安居聞額魯特等受朕重恩帶領妻子遠來投順甚屬可憫理宜急加撫綏安插遣大頭人來京入覲但念爾等均未出痘京城暑熱甚不相宜避暑山莊涼爽如九月中旬可以到彼即帶領前來否則俟朕明年臨幸時再來入覲朕務與車凌烏巴什一例施恩再策伯克多爾濟所遣格隆即係喇嘛我天朝定例凡投誠之各部夷人不易其習爾等欲往西藏熬茶

亦無不準現今西藏俱隸我版圖達賴喇嘛班禪額
爾德尼黃教中無有踰此者今特派御前大臣親王
固倫額駙色布騰巴勒珠爾領侍衞官員多人前赴
伊犁迎接爾等再舍楞畏懼前罪故在後隊起程觀
望納旺等迎見渥巴錫時聞舍楞信息卽尋往見面
曉示云大皇帝降旨舍楞等雖係獲戾之人若係擒
獲自當治罪今自行投誠儻將伊等究治非惟不足
揚威抑且貽笑於各部落朕爲天下共主凡投誠之
人無不施恩況舍楞等力窮投誠朕斷不究其前罪

務與渥巴錫等一體加恩再伊等陸續前來辦理安
插較易此內除杜爾伯特烏梁海人等令駐劄該處
外其土爾扈特綽囉斯等理宜指地令居若指與伊
犁之沙喇伯勒等處附近西邊易於逃竄烏嚕木齊
一帶又距哈密巴里坤卡路甚近朕意令居住塔爾
巴哈台東科布多西之額爾齊斯博囉塔拉額密勒
齊爾等處朕前雖降旨令色布騰巴勒珠爾舒赫德
等統令進兵因伊勒圖係將軍在伊犁坐辦今
安插此等伊勒圖未經戰陣令在伊犁多年不可稍爲推

諉再巴圖濟爾噶勒亦熟悉該處情形彼此籌酌何
項人等指令何處居住作何安插即速奏聞

六月辛丑

上諭軍機大臣等伊勒圖奏稱現在索羅木又復控告
巴勒黨等欲行逃往俄羅斯侯阿思哈將巴勒黨等
解到時詳明審訊等語從前努魯布等曾首告巴勒
黨等商同欲行逃往俄羅斯今索羅木係巴勒黨所
擒之人俄羅斯地方及此處並無伊子弟親戚伊又
告巴勒黨等現商議欲逃尚屬事之所有然巴勒黨
現隨渥巴錫居住不過係一宰桑伊如逃往俄羅斯
則俄羅斯必另行優待速提集努魯布沙爾瑪克交
軍機大臣審訊惟是渥巴錫所屬人眾屢經審訊不
免疑懼伊勒圖於辦理此事時即曉諭渥巴錫云節
次辦理原是爲汝巴勒黨係汝辦事之大宰桑伊倡
率欲逃如不審辦將來汝所屬人眾俱行脫逃汝屬
下無遣差辦事之人即有亦難約束是以如是辦理
原欲汝屬人各知法紀庶汝得久享天朝恩養如此
曉諭則伊等疑慮皆可解釋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八月戊子

上諭軍機大臣等據海甯奏稱科布多所屬昌吉斯臺卡座投到俄羅斯男婦五十九人傳赴科布多詢問據稱伊等俱係巴爾納郭城居民因俄羅斯舊例叩首俱以二指後改三指實屬忌諱遂率領戶口逃出巴爾納郭城在雅扎瓦地方耕種業經二十餘年但在二國之間殊非久遠之計不若投入大國圖沐皇恩請卽收留安插科布多城南等語海甯所見雖是但非要務耳何則俄羅斯非土爾扈特可比土爾扈特原係塔爾巴哈台等處居住之人因與準噶爾不睦逃往俄羅斯地方後率其族類數十萬戶自彼逃來投誠朕因體

上天好生之仁全行收納賞與游牧安插俄羅斯等性情習俗均非土爾扈特可比伊等如謂界於二國之間難爲久計則雅扎瓦地方伊等已居住多年豈竟如許之久而彼處竟未一加查問竟聽其潛蹤耶況蒙古俱係尊崇黃教若收俄羅斯等性習相左轉恐滋事今若將伊等盡行縛拏照例送與俄羅斯則俄

羅斯必將伊等治以重罪朕又不忍五十餘人盡受
刑戮也今或俯加憫恤俾與安插儻俄羅斯聞信具
文來問將何以示大國之信不且令之懷疑乎況俄
羅斯自來恭順爲今之計宜無傷於投誠之五十九
人且不失信於俄羅斯方妥著將此傳諭海甯令其
詳閱朕旨卽傳集投誠之五十九人諭以爾等之事
業已奏聞今諭旨已到以爾等自離巴爾納郭城在
雅扎瓦地方居住已久今若准爾投誠俾與安插則
爾等性習與土爾扈特杜爾伯特之尊崇黃教者不

同日後轉恐與爾等有礙今若將爾等拏送恰克圖
交與爾固畢爾納託爾則定將爾等治罪大皇帝心
亦不忍爾等可乘此無人知覺之時速回原住地方
居住若恐路遠人衆盤費不支會有諭旨令我接濟
爾等盤費遣回一一撫諭按口給發催令出卡回去
告以大皇帝今賞爾盤費令爾等回歸如不遵旨卽
將爾等拏交俄羅斯爾等豈不獲咎如此曉諭遣回
伊等若不遵行卽著拏禁請旨如此則俄羅斯卽或
聞知來問我國並未收留其人得以正辭示覆著海

甯迅速妥辦具奏並傳諭勒保知之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五月己未

上勅諭安南國阮光平朕臨御五十餘年凡庶邦藩部無不待以誠信卽如從前平定準噶爾時額魯特台吉舍楞曾將副都統唐喀祿戕害逃至俄羅斯地方嗣於土爾扈特投順時舍楞卽隨同投進朕念其悔罪之心特加恩宥仍封王爵賞給游牧地方居住可見朕撫綏方夏無不仁至義盡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十月丁巳

上諭軍機大臣等前土爾扈特喇嘛薩邁林所供各款令理藩院行文俄羅斯薩納特衙門查詢今據該衙門覆稱前信係屬僞造向來此等書信從無用印兩顆之理況鈐蓋之處不合款式並非邊界頭目手記我國於天朝素習恭順不敢稍存異念所有從前未結各案懇求早爲剖斷至土爾扈特久已投誠大國生聚有年安居得所豈敢冀其復還故土想蒙大皇帝俯念忱悃信其無他干犯邊界之說實無其事從前恰克圖貿易通商於俄羅斯大有裨益敢乞施恩

復准開市等語此事前據特成額奏到之時朕即疑
其語屬無稽不足憑信是以明降諭旨令將薩邁林
解京審訊嗣因該犯不能確指實據隨行文俄羅斯
薩納特衙門查覈明確據實登覆今既覆稱並無其
事是薩邁林前次投帶書信其爲捏造無疑而俄羅
斯並無誘致土爾扈特之心尤可概見至所懇求通
貿易措詞極爲恭順已降旨准其通市矣並著保甯
永保將薩邁林假造書信及俄羅斯懇求開市之處
傳諭車凌烏巴什令其不必心存疑惑再伊屬下人
等前次聞知薩邁林捏造謠言未免各懷畏懼即著
車凌烏巴什明白宣諭令伊等疑懷盡釋守分安居
以期永受朕惠愛深恩永綏邊境至意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二月丁丑

上諭軍機大臣等據明亮奏查明尼布楚城雅克薩城
原委一摺該處境地既經松鄂托與俄羅斯使臣議
以雅克薩城內屬尼布楚城屬俄羅斯並令將向住
雅克薩之俄羅斯盡撤回伊察罕汗地方現在雅克
薩曾否設卡撥人駐守著明亮等查明奏聞

八月己卯

上勅諭暎咭唎國王爾國王遣慕聲教嚮化維殷遣使恭齎表貢航海祝釐朕鑒爾國王恭順之誠令大臣帶領使臣等瞻覲錫之筵宴賚予駢蕃業已頒給勅諭賜爾國王文綺珍玩用示懷柔昨據爾使臣以爾國貿易之事稟請大臣等轉奏皆係更張定制不便准行向來西洋各國及爾國夷商赴天朝貿易悉於澳門互市歷久相沿已非一日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特因天朝所產茶葉瓷器絲觔為西洋各國及爾國必需之物是以加恩體恤在澳門開設洋行俾得日用有資並霑餘潤今爾國使臣於定例之外多有陳乞大乖仰體天朝加恩遠人撫育四夷之道且天朝統馭萬國一視同仁即在廣東貿易者亦不僅爾暎咭唎一國若俱紛紛效尤以難行之事妄行干瀆豈能曲徇所請念爾國僻居荒遠間隔重瀛於天朝體制原未諳悉是以命大臣等向使臣等詳加開導遣令回國恐爾使臣等回國後稟達未能明晰復將所請各條繕勅逐一

曉諭想能領悉據爾使臣稱爾國貨船將來或到浙
江甯波珠山及天津廣東地方收泊交易一節向來
西洋各國前赴天朝地方貿易俱在澳門設有洋行
收發各貨由來已久爾國亦一律遵行多年並無異
語其浙江甯波直隸天津等海口均未設有洋行爾
國船隻到彼亦無從銷賣貨物況該處並無通事不
能諳曉爾國語言諸多未便除廣東澳門地方仍准
照舊交易外所有爾使臣懇請向浙江甯波珠山及
直隸天津地方泊船貿易之處皆不可行又據爾使
臣稱爾國買賣人要在天朝京城另立一行收貯貨
物發賣仿照俄羅斯之例一節斷不可行京城爲萬
方拱極之區體制森嚴法令整肅從無外藩人等在
京城開設貨行之事爾國向在澳門交易亦因澳門
與海口較近且係西洋各國聚會之處往來便益若
於京城設行發貨爾國在京城西北地方相距遼遠
運送貨物亦甚不便從前俄羅斯人在京城設館貿
易因未立恰克圖以前不過暫行給屋居住嗣因設
立恰克圖以後俄羅斯在該處交易買賣即不准在

京城居住亦已數十年現在俄羅斯在恰克圖邊界交易卽與爾國在澳門交易相似爾國既有澳門洋行發賣貨物何必又欲在京城另立一行天朝疆界嚴明從不許外藩人等稍有越境攙雜是爾國欲在京城立行之事必不可行又據爾使臣稱欲求相近珠山地方小海島一處商人到彼卽在該處停歇以便收存貨物一節爾國欲在珠山海島地方居住原爲發賣貨物而起今珠山地方既無洋行又無通事爾國船隻已不在彼停泊爾國要此海島地方亦屬無用天朝尺土俱歸版籍疆址森然卽島嶼沙洲亦必畫界分疆各有專屬況外夷向化天朝交易貨物者亦不僅爾暎咭唎一國若別國紛紛效尤懇請賞給地方居住買賣之人豈能各應所求且天朝亦無此體制此事尤不便准行又據稱撥給附近省城小地方一處居住爾國夷商或准令澳門居住之人出入自便一節向來西洋各國夷商居住澳門貿易畫定住址地界不得逾越尺寸其赴洋行發貨夷商亦不得擅入省城原以杜民夷之爭論立中外之大防

今欲於附近省城地方另撥一處給爾國夷商居住已非西洋夷商歷來在澳門定例況西洋各國在廣東貿易多年獲利豐厚來者日衆豈能一一撥給地方分住耶至於夷商等出入往來悉由地方官督率洋行商人隨時稽察若竟毫無限制恐內地民人與爾國夷人間有爭論轉非體恤之意覈之事理自應仍照定例在澳門居住方爲妥善又據稱暎咭唎國夷商自廣東下澳門由內河行走貨物或不上稅或少上稅一節夷商貿易往來納稅皆有定則西洋各

國均屬相同此時既不能因爾國船隻較多徵收稍有溢額亦不便將爾國上稅之例獨爲減少惟應照例公平抽收與別國一體辦理嗣後爾國夷商販貨赴澳門仍當隨時照料用示體恤又據稱爾國船隻請照例上稅一節粵海徵收船料向有定例今既未便於他處海口設行交易自應仍在粵海關按例納稅毋庸另行曉諭至於爾國所奉之天主教原係西洋各國向奉之教天朝自開闢以來聖帝明王垂教創法四方億兆率由有素不敢惑於異說卽在京當

差之西洋人等居住在堂亦不准與中國人民交結
妄行傳教華夷之辨甚嚴今爾國使臣之意欲任聽
夷人傳教尤屬不可以上所諭各條原因爾使臣之
妄說爾國王或未能深悉天朝體制並非有意妄干
朕於入貢諸邦誠心向化者無不加之體恤用示懷
柔如有懇求之事若於體制無妨無不曲從所請況
爾國王僻處重洋輸誠納貢朕之錫予優嘉倍於他
國今爾使臣所懇各條不但於天朝法制攸關即爲
爾國代謀亦俱無益難行之事茲再明白曉諭爾國
王當仰體朕心永遠遵奉共享太平之福若經此次
詳諭後爾國王或誤聽爾臣下之言任從夷商將貨
船駛至浙江天津地方欲求上岸交易天朝法制森
嚴各處守土文武恪遵功令爾國船隻到彼該處文
武必不肯令其停留定當立時驅逐出洋未免爾國
夷商徒勞往返勿謂言之不豫也其凜遵毋忽特此
再諭

朔方備乘卷首三

聖訓三

仁宗睿皇帝嘉慶二年丁巳閏六月癸丑

上諭軍機大臣等據豐伸殷德審訊額勒春等供詞內
商民恭格郎張云上年曾赴烏梁海貿易等語西北
兩路將軍大臣官兵所在之處向不禁民交易然內
地之民與外夷交易皆係外夷來至內地置買並無
內地民人越境任意前往之例即如恰克圖與俄囉
斯交易伊犁等處與哈薩克布嚕特等交易喀什噶

爾葉爾羌等處與安集延等回夷交易皆係來至內
地方准與商民交易烏梁海在卡倫外商民恭格任
意前往皆由將軍大臣等素不留心之故若不禁止
愚民惟利是圖久之恰克圖商民直赴俄囉斯伊犁
等處商民直赴哈薩克布嚕特安集延等處儻滋生
事端尤屬非是著通行飭交西北兩路各城辦事之
將軍大臣等留心查察嗣後總俟該夷來內地方准
交易不得仍如恭格任意越卡妄爲著永著爲例附
入交代俾各遵行如再有似此者必將該將軍大臣
等從重治罪

嘉慶四年己未三月丙子

上諭軍機大臣等近因俄囉斯邊界之人聞
大行太上皇帝大故前來請示曾降旨命佛爾卿額即
明白告知今思本朝與俄囉斯逼好百有餘年且前
此俄囉斯哈屯汗身故新汗坐牀時曾經咨明庫倫
辦事大臣今
大行太上皇帝大故亦應行文諭知今代蘊端多爾濟
佛爾卿額作就咨稿寄去佛爾卿額接奉時用蒙古

文繙妥照例鈐蓋紅印行知固畢爾納托爾可也

五月丁亥

上諭內閣據蘊端多爾濟等奏俄囉斯邊界卡倫請旨派員不時巡邏等語俄囉斯前在恰克圖地方交易逼好已久非額魯特哈薩克等可比安設卡倫時並未特派侍衞巡查殊有深意況從前拉旺多爾濟等以豫備庫倫要差奏派台吉額璘沁喇布坦等四員陸續出缺亦未補派令值

太上皇帝大事朕躬親政乃於俄囉斯卡倫派委多員紛紛巡查不特滋其疑懼甚至疑朕於該地方或有所利更屬不成事體蘊端多爾濟等豈未見及此耶著於所擬八員內遴派體面曉事者四員以備差委儻所派之員滋生事端惟蘊端多爾濟等是問

嘉慶七年壬戌八月己酉

上諭內閣俄囉斯交界四十七處卡倫向來未定巡察之例今蘊端多爾濟奏稱明年四月親察恰克圖西十九處卡倫後年再察恰克圖東二十八處卡倫逾十年與庫倫辦事大臣輪流一次往察亦屬嚴肅邊

界之意著照所請行但俄囉斯人等多疑著蘊端多
爾濟於巡察卡倫以前明白曉諭使俄囉斯固畢爾
納托爾等知巡察原欲永清二處交界並無別故自
不致心生疑懼也

臣秋濤謹案會典事例嘉慶十年奏准將巡查
鄂博之處仍照舊由烏里雅蘇台每年派扎薩
克一人巡查不
必親往稽查

嘉慶十一年丙寅正月戊辰

上諭內閣據吳熊光等奏查明嘧咂國來廣貿易情形
一摺嘧咂國卽俄囉斯國向例祇准在恰克圖地方

通市貿易本有一定界限今該國商船駛至粵東懇
請赴關卸貨自應照例駮回乃延豐擅准進浦卸貨
實屬冒昧且該國商船於十月初八十七等日先後
進口延豐於二十九日始行具奏又於咨商總督後
並不候那彥成回咨輒以意見相同之語揑詞入告
其咎甚重前經降旨將延豐降爲七品筆帖式尚不
足以示懲延豐著卽革職仍令在萬年吉地工程處
效力行走接任監督阿克當阿因延豐已准該夷商
起卸一船貨物亦卽不候那彥成移知率准後船進

浦卸載吳熊光孫玉庭未經詳查明確遽准開船回
國均屬辦理未協不能無咎吳熊光孫玉庭阿克當
阿均著交部議處嗣後遇有該國商船來廣貿易者
惟當嚴行駁回毋得擅准起卸貨物以昭定制

臣秋濤謹案嘧咂咂字恭考　聖訓係從
臣旁當讀作臣音與斯字音相近惟查會典事
例及禮部則例皆作嘧咂字從臣旁
俞氏正燮所記亦作路臣附記於此

嘉慶十五年庚午三月辛酉

上諭軍機大臣等據蘊端多爾濟等奏伊等在恰克圖
交界會見俄囉斯固畢爾納托爾據云俄囉斯人等

欲遣使納貢仍請答使伊等已置之不問蘊端多爾
濟即回庫倫等語俄囉斯人等性情詭詐不可深信
是以節次降旨令蘊端多爾濟等於遣使之事斷不
可俯就今閱蘊端多爾濟等所奏會見俄囉斯固畢
爾納托爾情形不特現在暫不遣使仍希冀天朝先
遣使臣前往此事斷不可行蘊端多爾濟等既已置
之不問自應聽伊等如何呈請至此時固畢爾納托
爾若遣人探問蘊端多爾濟等即云爾俄囉斯國若
遣使納貢儘可呈請大部轉奏大皇帝亦必恩准不

惟爾來使往返妥爲照料中國亦必格外俯賜爾來使佳品今來會時甚屬恭順爾使臣入京瞻覲自必尤爲恭順爾使臣至庫倫時亦不筵宴亦不令行三跪九叩謝恩禮爾等若不遣使呈請我等不敢冒昧具奏俄囉斯等若言及天朝遣使該國之事蘊端多爾濟卽云天朝入覲納貢屬國甚多從無遣使赴外國之例此等邊疆之事王大臣等斷不敢瀆請如此曉示徑行駁飭俄囉斯等如果恭順呈請納貢遣使入覲蘊端多爾濟等一面斟酌具奏一面仍遵前旨辦理儻呈請文內仍有答使之語卽以不敢具奏飭駁再行奏聞斷不可令其遣使也

六月丙戌

上諭內閣據蘊端多爾濟等奏請將喀爾喀四部落與俄囉斯連界處所駐卡官兵量加鼓勵一摺俄囉斯交界地方所設卡座最爲緊要該扎薩克公及官兵等每班駐守五年如能稽察嚴密自應獎勵著加恩嗣後該處駐卡章京昆都札蘭扎薩克等如逾三年巡查妥善該卡座並無盜賊事故著各賞紀錄二次

五年期滿再各賞加一級其統轄邊卡之公扎薩克
等五年期滿如果統轄嚴密著各賞加一級其科布
多烏里雅蘇台駐卡官兵亦著加恩於年滿時各賞
給紀錄二次若各卡座遇有盜賊等事卽將該員等
應得加級紀錄扣抵

嘉慶十六年辛未四月丙辰

上諭軍機大臣等前據蘊端多爾濟奏俄囉斯固畢爾
納托爾特哷斯沁懇請遣人探望伊之喇嘛及學生
並齎送盤費等語當經交該部議奏茲據該部奏稱
向來俄囉斯駐京之喇嘛並無遣人前來接濟盤費
探望之例其請沿途供應駝馬路費廩給之處應不
准行所駁甚是著蘊端多爾濟等咨覆該處諭以此
事已咨理藩院據院駁稱事不合例本院未敢具奏
卽著飭回

嘉慶十八年癸酉六月癸丑

上諭軍機大臣等晉昌奏北路卡倫外向哈薩克索討
人口之俄囉斯已完結歸同部落一摺外夷因交易
起釁自相理論係常有之事既在卡倫以外卽與中

國無涉此次俄囉斯向哈薩克台吉罕巴爾索討安
集延人口晉昌得聞此信惟當嚴飭卡倫官員加意
巡查勿使罕巴爾帶領安集延人等闌入潛匿別滋
事端方爲鎮撫邊疆之道乃晉昌輒派協領哈芬布
前往查辦哈芬布至哈達蘇卡倫復因罕巴爾求懇
官爲管理即出卡倫外數十里之地安設帳房摘傳
俄囉斯安集延頭目數人面爲開導令兩造公議償
還之項實屬多事幸而俄囉斯恭順彼此將財物償
還安靜歸部若使當哈芬布剖斷之時稍有抗違情
形又將如何辦理豈非自生邊釁且據奏罕巴爾曾
殺死安集延之人令以元寶馬駝等物抵償人命此
在夷俗爲常有之事若官爲判斷依中國法律豈能
如此完結至稱俄囉斯在邊外居住日久難保土爾
扈特不生驚懼此語尤爲可笑土爾扈特各部遊牧
俱在卡倫以內安居樂業俄囉斯與哈薩克爭論這
在開齊以外與土爾扈特何與晉昌身任將軍遇事
張皇著交部議處哈芬布辦理舛謬著交部嚴加議
處總之卡倫以外各夷部落自相爭論之事天朝斷

不值代爲剖判嗣後遇有似此事件該將軍惟當嚴
飭卡倫官員謹守邊界卽使夷人稟請投訴亦當詞
嚴義正告以不應越界管理之故切勿輕舉妄動有
乖體制愼之

八月甲辰

上諭內閣前據伊沖阿奏防禦吉勒杭阿在開齊外瞭
望俄囉斯人等於該夷去後尾隨數日遠出五百餘
里當經降旨令伊沖阿查明該防禦是何意見是否
該防禦自行追隨抑係色布徵額差令前往茲據伊

沖阿查明實係色布徵額恐該夷等途次別生事端
差派吉勒杭阿並非吉勒杭阿自行尾隨等語此次
俄囉斯人等自向哈薩克台吉罕巴爾素討安集延
人口旣在卡倫以外天朝卽不必代爲管理色布徵
額於俄囉斯等旣去之後復差吉勒杭阿尾隨遠出
實屬冒昧著先行逐出乾淸門仍交部嚴加議處吉
勒杭阿旣非自行前往著毋庸置議

宣宗成皇帝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六日奉
上諭本日據達洪阿等馳奏遵旨嚴訊夷供一摺昨據
奏報逆夷復犯臺港經該總兵等生擒白夷十八人
紅夷一人黑夷三十人漢奸五名該逆夷中必有洞
悉夷情之人究竟該國地方周圍幾許所屬國共有
若干其最為强大不受該國統屬者共有若干又暎
咭唎至同疆各部有無旱路可通平素有無往來俄
羅斯是否接壤有無貿易相通此次遣來各僞官除
噗嘓喳係該國王所授此外各僞官是否授自國王

抑卽由帶兵之人派調著達洪阿等逐層密訊譯取
明確供詞據實具奏毋任諱匿將此由四百里諭令
知之欽此

朔方備乘卷首三

知縣吳壽坤初校
知縣丁紹基覆校

聖藻

高宗純皇帝御製集

大西門樓前較射疊舊作韻有序

戊辰九月較射於此發二十矢中十有九詞臣齊
召南以七律四首進呈因用其韻勒之壁間次年
己巳孟夏

皇太后御樓觀射是日十中其九破的者三仍用韻紀
事頃秋獮迴蹕九月念有三日問

妥之次引見樓下復命射屢中後懸的最小者亦再破
的適哈薩克使臣列觀班末三疊前韻紀之

朔塞迴鑾攜貴山扈隨經月六龍間視朝許厠千官
末將以念六日進宮視朝亦
命哈薩克使臣入班行禮駐苑聊乘數日閒問
寢敬趨

慈壽閣亮工歛對鷺鵷班疇咨已罷餘清暇較射令平聲
觀駢角彎

漏言誰者犯無當跳兔爰爰脫大黃阿睦爾撒納爲
哈薩克阿布賚留之欲擒以獻而爲
阿睦爾撒納所覺隻身徒步夜遁　愧我猶然失前

箸示伊空白擅穿楊銷兵惟塵肆時夏懷遠因教觀
國光和議羅叉素應守昔年俄羅斯請和與定十一
已入彼想彼定
當縛送闕下也待期縛送致封狼
南服災傷重洛嵩憖稱饑溺已躬同旰宵惟亟籌衣
食支絀何能適矢弓荒服卻因致鶼鰈羽林況復待
羆熊聯情示度聊親御連中休誇此素工
罷射平蕪一驲鞭山光萬壽正迎前飛樓隱入丹霞
嶠畫檝衝開碧水天菊放恰疑金布地稻收喜看稏
遺田陪臣攜賞非驕富惇史傳將自此年

俄羅斯驛致叛賊阿睦爾撒納死屍信至詩以紀事有序

去歲因阿睦爾撒納由哈薩克竄入俄羅斯境內執言索取爾時浮議或慮致啟邊釁然俄羅斯以逆賊素稱兇狡留之以資其力未即縛送此更不可不力索矣因命典屬嚴辭疊促茲以逆賊患痘身斃俄羅斯遂傳送其屍修辭遣使以祈永睦蓋彼有大圖則不屑守和約而奇貨既亡則毋寧遵舊盟此事理之易見者設使不向取則並此亦不

俘獻矣從此俄羅斯之和好益固準噶爾餘孽攜貳自消而爲庸懦姑息之浮言者當自知愧赧撫茲事蹟略誌顛末既以抒因時斷制之懷且用昭示來茲俾知息事因循實不足與語詰戎固圉之道也

聯豫善走更工藏蘇對潛逃又北荒詎識羅又和約固獻來萬里逆屍殭功如彭寵遼東豕執達瓦齊之役阿睦爾撒納原不可謂無功而伊犁既平遂懷攜貳然使任事者能遵朕旨而中事機亦不致僨事三年之久也

心是溫禹天外狼遺孽廓清永砥屬持盈益勵敬皇

皇

早嫌牛腹與鳶肩密旨丁寧敕事先初命阿睦爾撒其有反心密敕固倫額駙色布騰巴爾珠爾及軍臺大臣等言彼不叛則已若露叛跡當先誅之而諸臣徘徊遷延遂致兔脫亂弭安能待訛訛禍成因未塞涓涓由來一勇士之力何致惟姑息以延荒服遵盟歌保定藁街寧遣首明懸

伊犁將軍奏土爾扈特汗渥巴錫率全部歸順詩以誌事有序

伊犁將軍伊勒圖等奏土爾扈特汗渥巴錫及其台吉策伯克多爾濟並舍楞等率其部衆三萬餘戶來歸先期遣使至伊犁具書通款自言爲阿玉奇汗正系向居俄羅斯地久願爲大皇帝臣僕而無機可乘乃於去冬謀去舊游牧挈屬內附因自彼逸出行程萬千有餘里閱半年餘始抵卡倫乞准令入覲以伸積誠渥巴錫等亦先後來至伊犁察其詞意懇切郵函以聞先是安泰奏偵知土爾扈特部內附信卽遣額駙色布騰巴爾珠爾往迎之今卽諭其偕渥巴錫等至山莊朝謁而舒赫德

亦先所命由烏什馳往莅其事者因令代伊勒圖
爲將軍駐伊犁安輯新附之衆給以餼贍振其乏
也授之牧地資其生也其汗及台吉宰桑至者將
錫宴賚封爵秩而其部衆則量地分編以居聯其
情亦渙其勢也蓋土爾扈特自入俄羅斯遠阻聲
教越今幾六七十年乾隆丙子秋其汗敦嚕布喇
什雖會使人入貢第宴而遣之茲乃不藉招致全
部內屬誠有不期然而然者且準噶爾自底定以
來築城安屯無異中國郡縣今土爾扈特復隸我
藩屬於是四衛拉特之衆盡撫而有之可謂盛矣
然余履泰持盈之念彌以是爲兢兢庶幾而系之以
詩紀實也其詳分注各句下此則毋庸覼縷矣

土爾扈特部昔汗阿玉奇今來渥巴錫渥巴錫爲土爾扈特汗阿玉奇之孫敦嚕布喇什汗子也明背俄羅斯向化非招致頒恩應博施舍楞逃復返平定伊犁時舍楞會計害我副都統而俄羅斯以土爾扈特舊係彼屬竟不送還今舍楞既棄彼來歸俄若先以此意令典屬示知尤見中國光明正大彼亦合無辭

衛拉昔相忌攜孥往海濱準噶爾舊凡四部曰綽羅斯曰都爾伯特曰和碩特

曰土爾扈特爲四衛拉特策妄阿拉布坦時與土爾扈特搆釁其汗阿玉奇統全部西北去乃以輝特爲一衛拉特而土爾扈特在彼俗尚不同知伊犁黃教振興不奉佛土爾扈特因思還歸故土且聞從前投誠之都爾伯特部在此得膺封爵樂業安居遂棄其現牧率屬內附　弗受將爲盜初聞土爾扈特居之額濟勒游牧來歸之信議者或以舍楞前此負罪逃去不宜與衆同受其降余以彼既棄俄羅斯而來若拒而弗納彼退無所歸必爲盜抄掠非所以寧我邊圍且恐舍楞不來同行之衆或疑畏不敢前殊非善全之計若俟其既至執而罪之尤非所以昭威信示懷徠也彼既悔罪輸忱則宥其已往益足彰我寬仁而衛拉全部莫非王臣亦從來未有之　俾安皆我民從今蒙古類事又何必過爲顧慮乎

無一不王臣

西師

西師歷四載王臣久于役誰無室家心而能忘契闊始緣趁機動操刀乃必割終以阻遠艱舉甚忌屢易欲罷又未能永言誌顛末

皇祖征朔漠卽此厄魯特三番整六師狼羣始竄迫策妄退守巢于以延喙息取馘索賊子惟命無敢逆噶丹兵敗仰藥死其子脫身逃竄時策妄阿拉布坦厥爾鼠伏一隅畏威服德獻出逆屍不敢容留逆子　後漸滋饒遂復刼西域策妄阿拉布坦逞其詐力勢漸强橫計誘拉藏汗以女妻其長子丹衷襲殺拉藏汗大肆劫略我師抵西藏其酋帥大策零敦多卜始引衆歸巢大策零敦多卜卽

今達瓦齊之祖爲策妄族兄

皇考闡

前猷思一勞永逸兩路命大舉帑藏非所惜究因時弗輕勝敗互軒輊雍正年間西北兩路駐兵賊以送還羅卜藏丹津爲名又值西師入覲劫竊西路馬羣因藉所獲馬力跳梁北路勢甚猖獗後爲額駙策楞擊敗於額爾德尼招幾至匹馬不返而將帥之臣按兵不追賊衆得以免脫我武既揚遂有罷兵之議

曰予守成訓罷兵事安戢稔知賊所恃其長有二術一曰激我怒勞我衆遠出彼乃邀近功坐絀我物力一曰窺我邊列堠疲戍卒戍久心或懈彼乃逞陵軼知然明告彼以主待其客遠兵既罷征遠戍亦罷撥近邊汝或伺汝遠勞竭蹶噶爾丹策凌聞言乃計詘得失故曉然求和使來亟來亦弗之拒厚往示恩澤如是終彼身無事皆甯謐其子曰阿占 卽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之乳名 暴虐莫可詰用是失衆心相延爲篡奪喇嘛達爾濟旣篡位自襲達瓦齊擄之計蓋由撒納 喇嘛達爾濟旣篡阿占而奪其位達瓦齊偕阿睦爾撒納奔哈薩克藉其聲援復篡喇嘛達爾濟皆阿睦爾撒納爲之謀畫蓋欲自取也綽羅斯汗族達瓦齊一脈阿睦爾撒納輝特別枝葉時慮衆鮮從以此綴旒設終不忘伊犁 伊犁蓋四衛拉特會宗之地也

煽亂事狡譎達瓦齊弗甘兵連禍相結惟時三策凌都爾伯特台吉策凌策凌烏巴什及已率所部來降避禍來投闕撒納策妄孟克恐禍旋亦歸寵遇厠班列熟籌如許衆雜居喀爾喀如狼入羊羣幾不遭咥嚙就其力請師毋寧授之鉞阿睦爾撒納歸命乞師朕思機既可乘而新降多人若盡處我喀爾喀之地終非長策故定議出師遂命阿睦爾撒納副將軍班第以往國家全盛時出帑儲胥挈會弗加賦徭更未廢賑恤入旗及索倫勁旅多英傑其心盡忠篤其技善撇捩那如杜甫詩慘惻新婚別乙亥我出師一矢曾未發五月大功成庶以慰

前烈而何狼子心飽揚去飄瞥留語啖衆狙倡亂動戈戕致我二臣捐驛路肆唐突阿逆既蓄異謀於達瓦齊就擒大兵凱旋時即流言脅衆黨惡之徒倉猝變動班第鄂容安同時致命疆場賊衆紛紛四出竊占伊犁截斷臺路　羣言益蜩螗無怪懦者怯欲棄巴里坤堅志斥其說整師重討叛所向復無敵一二畏首尾乃致賊兔脫大兵復進前徒倒戈阿逆衆叛親離成擒在邇乃因將軍策楞參贊玉保等不和又無克敵致果之略阿逆得以亡命申命事窮追大宛搜三窟於詐應以直殘喘命得乞哈薩克汗阿布賚始意欲留阿睦爾撒納大兵已壓其境相隔一谷阿逆自度力不能支因遣使詭辭稱哈薩克衆即欲擒獻阿逆但其汗阿布賚未到乞暫緩師適以策楞獲罪命達爾黨阿將兵前

往我兵以逆賊在目前爭欲進促而達爾黨阿以爲天朝當示大義彼既縛獻不宜加師力阻衆兵徘徊觀望而賊得以橐載遠颺矣宰桑勤王者見此笑以竊遂生輕我心旋師反又忽時呢嗎哈薩克錫拉皆已授職從征見達爾黨阿爲賊所賣笑其無能自哈薩克還復生變計與巴雅爾莽噶里克等密謀搆亂以害將軍和起計賺我和起奮勇沙場沒兆惠全師還則予命往接將軍兆惠以孤軍遠駐伊犁聞呢嗎等作亂整師東旋中途屢殲逆衆值朕命侍衛圖倫楚等率師赴援乃得振旅而歸抵巴里坤丁丑重問罪值彼互殘殺因緣撒納歸遇我竄倉猝諸將分南北兩路直指伊犁維時扎納噶爾卜殺其叔綽羅斯汗噶爾藏多爾濟欲併其衆尋又爲台吉達瓦所殺而獻其首軍門時阿睦爾撒納復自哈薩克逃回伊犁聚衆爭長突遇我師跳身遁跡富德

躡其後大宛徠汗血稱臣許捕寇寇更逃羅刹富德追阿睦爾撒納適值哈薩克之兵而哈薩克畏我兵威稱臣貢馬且誓擒賊自效阿逆知不能免乃奔俄羅斯俄羅斯一名羅叉或曰羅刹或曰不必追或曰不必索或曰捐伊犁築室謀紛汨北荒守和議寘誅致賊骨伊犁倡亂流大半就擒訖初議衆建侯爲撫四衛拉二十一昂吉公屬掄閥閱準噶爾厄魯特又名四衛拉特部內有綽羅斯輝特和碩特都爾伯特四族各領其衆而綽羅斯爲長噶爾丹策凌時設二十一昂吉昂吉者部落之稱也爲其汗公屬達瓦齊既執歸京師於四部各封一汗而二十一昂吉則歸之公屬如八旗蒙古然仍擇其世族宰桑輩長之是予奉

天道好生體
造物詎知彼孽深歷世不可活以其狙詐類誠如向所
畫每歲費豢養終亦背恩蔑是傷我脂膏而育彼羽
翼不如反之速掃蕩今將潔貔貐肆惡流三氏淪亡
歇噶爾藏多爾濟被殺綽羅斯族殄滅無幾輝特汗
巴雅爾亦以叛逆誅殛和碩特汗沙克都爾滿濟
心懷攜貳參贊大臣雅爾哈善餘都爾伯特始終守
詗知異謀殲之於巴里坤外
臣節所以至今存耕牧安職殖其廿一宰桑非誅即
病沒不善降百殃此理愈昭晰謂禍乃成福致得每
於失幸以免衆議孰非

鴻佑錫設使司事者惟明更勇決萬全盡美善詎有小
差跌都大承平久軍旅誰經歷益因警宴安求全肯
過刻先是花門類雜種曰回鶻久屬準噶爾供役納
秷秸羈縻其和卓噶爾丹策凌先以兵威迫脅回人執其酋長和卓拘繫於阿巴噶斯
之部落以回民分隸各昂吉下而役使之籠絡其臣妾我師定伊犁乃得
釋縲紲我將縱之歸撫衆許朝謁和卓初聞大兵西伐獻款輸誠備極
恭順我將軍班第等因縱還故土俾撫馭其衆納賦執役肉骨生死恩感應久不
輟報德乃以怨轉面凶謀黠我將所遣使百人遇害
劇和卓歸故域後我將軍等差副都統阿敏道率百人往會盟而彼乃設計盡行戕害是皆奉

上命守議遭臬兀苟不報其讐何以勵忠赤厄魯今
蕩平回部餘波蕞徒以守堅城未可一時拔賈勇誠
易登傷衆非所悅中夜披軍書萬里遙籌策窮荒信
安用弦上矢難遏志因繼
兩朝變豈防一切
蒼靈賴有成浮論甯祛惑開邊竟無已自問多慚德但
思文子言解嘲守弗諱

土爾扈特全部歸順記

始逆命而終徠服謂之歸降弗加征而自臣服謂之
歸順若今之土爾扈特擧全部捨異域投誠嚮化跋
涉萬里而來是歸順非歸降也西域既定輿屯種於
伊犁薄賦稅於回部若哈薩克若布魯特俾爲外圍
而羈縻之若安集延若拔達克山益稱遠徼而槩置
之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朕意亦如是而已矣豈其盡
天所覆至於海隅必欲悉主悉臣爲我僕屬哉而茲土
爾扈特之歸順則實
天與人歸有不期然而然者故不可以不記土爾扈特
者準噶爾四衛拉特之一其詳已見於準噶爾全部

紀略之文溯厥始率亦荒略弗可考後因其汗阿玉
奇與策妄不睦竄歸俄羅斯俄羅斯居之額濟勒之
地康熙年間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嘗欲悉其要領令侍讀圖麗琛等假
道俄羅斯以往而俄羅斯故爲紆繞其程凡行三年
又數月始反命今之汗渥巴錫者卽阿玉奇之曾孫
也以俄羅斯征調師旅不息近且徵其子入質而俄
羅斯又屬別教非黃教故與合族台吉密謀挈全部
投中國興黃教之地以息肩焉自去歲十一月啟行

由額濟勒歷哈薩克繞巴勒喀什諾爾戈壁於今歲
六月杪始至伊犁之沙拉伯勒界凡八閱月歷萬有
餘里先是朕聞有土爾扈特來歸之信慮伊犁將軍
伊勒圖一人不能經理得宜時舒赫德以參贊屯烏
什辦回部事因命就近前往而畏事者乃以新來中
有舍楞其人會以計誘害我副都統唐喀祿唐喀祿於
僭厄罄特散秩大臣和碩齊率兵追捕遜賊至布古戊寅四月
什河源射舍楞弟勞章扎布仆而擒之既而舍楞至
稱欲投誠請釋其弟唐喀祿雖許而疑其詐欲先擒
舍楞和碩齊云擒之無益不若招之使降越日舍楞
詭稱欲入覲且攜眾至唐喀祿益疑之和碩齊復言
彼畏我兵威不敢動移曷親莅撫諭之唐喀祿信其

言從數人往既至和碩齊勸各解鞍去櫜鞬俄頃變作唐喀祿遂遇害和碩齊即降賊尋捣獲伏誅舍楞乃竄俄羅斯境因以竄投俄羅斯者恐其有詭計議論沸起古云受降如受敵朕亦不能不爲之少惑而略爲備焉然熟計舍楞一人豈能聳動渥巴錫等全部且俄羅斯亦大國也彼既背棄而來又擾我大國邊界進退無據彼將焉往是則歸順之事十之九詭計之伏什之一耳既而果然而舒赫德至伊犁一切安汛設偵籌儲密備之事無不悉妥故新投之人一至如歸且揄其應入覲者由驛而來朕即命隨圍觀獵且於

山莊燕賚如都爾伯特策凌等之例焉夫此山莊乃我

皇祖所建以柔遠人之地而宴賚策凌等之後遂以平定西域茲不數年間又於無意中不因招致而有土爾扈特全部歸順之事自茲凡屬蒙古之族無不爲我大清國之臣

神御咫尺有不以操先券閱後成愜志而愉快者乎予小子所以仰荅

祖恩益稟

天寵惴惴焉孜孜惟恐意或漏而力或弛念茲在茲
遑敢自詡爲誠所感與德所致哉或又以爲不宜受
俄羅斯叛臣虞啟邊釁益舍楞卽我之叛臣歸俄羅
斯者何嘗不一再索取而俄羅斯訖未與我也今旣
來歸卽以此語折俄羅斯彼亦將無辭以對且數萬
乏食之人旣至近界歐之使去彼不劫掠畜牧將何
以生雖有堅壁清野之說不知伊犁甫新築城而諸
色人皆賴耕牧爲活是壁亦不易堅而野亦不可清
也夫明知人以嚮化而來而我以畏事而止且反致
寇甚無謂也其衆涉遠歷久力甚疲矣視其之死而
惜費弗救仁人君子所不忍爲況體
天御世之大君乎發帑出粟力爲優恤則已命司事之
臣土爾扈特部衆長途疲頓凍餒幾不能自存因命
舒赫德等分撥善地安置仍購運牛羊糧食以資
養贍置辦衣裘廬帳俾得禦寒並爲籌其
久遠資生之計令皆全活安居咸獲得所茲不贅記
記事之緣起如右

朔方備乘卷首四　知縣吳壽坤初校
　　知縣丁紹基覆校